

漳州府志

卷三十(廿二册内)

三五公司所藏

ル 5
3438
30



門九 5  
號 3438  
卷 30

新刊

三才圖會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冊 32.4.16  
藏書

漳州府志卷之四十五

藝文五 乾隆志卷二十九

後補康熙志并新增

記

鎮海衛鄉賢祠碑記

張岳 惠安人 總制

景泰天順間布衣陳公翠渠周公二先生同時產於鎮海  
皆以學行有聞于天下二公蓋為聖賢義理之學者嘗聞  
布衣少食貧業作末藝一日過鄉校聞講中庸戒懼謹獨  
若有會於心者遂棄其業從之既復讀大學格物致知之  
訓知其於中庸相發明又知其工夫真切不越乎敬之一  
字故其學以默坐澄心反躬踐履為本於章句文義蓋有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五

三百九十七

不數數然者翠渠自業舉子時已不安於俗學之陋其學  
自六經四子天文律歷字畫及方外之書無所不究而每  
以辨析精徹洞見本原爲歸宿之地蓋二先生之所自得  
及其從入如此布衣未嘗仕也成化中徒步詣闕下獻所  
爲正學正教等書直欲變一世學術人才以歸諸古非止  
於徑約而不適用者翠渠廣德之政有循吏風晚年仕頗  
偃蹇卽投綬以歸淡然有以自適也其所存可知矣鎮海  
故戎壘自二先生後人始知學至爲立博士弟子員以教  
養之而祠設未舉無以致其向往之意嘉靖乙酉一齋豐  
先生熙由翰苑謫成是壘常舉二先生之學爲學者言之

旣又以祠事言於提學副使吳公仕贖具而吳去任越數  
歲兵備僉事謝公汝儀乃舉行之命指揮使徐侯麒度隙  
地爲屋三間並祠二先生顧戎司事力鮮薄廊廡儀觀多  
弗克稱一齋又斥其月餼得金若干以助其費旣成馳書  
于岳俾記之岳之先世蓋嘗講于翠渠者而布衣之言論  
風旨亦嘗竊聞其大略如此當二先生昔士大夫以講學  
有聞者多矣爲說皆務高遠考其要歸能無憾于後學者  
蓋鮮獨二先生之學粹然本於考亭無議也昔朱子有言  
日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有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  
之要然學者性質趣識不能盡同大抵多因其所近者而

入誠能兼取二先生之所用力而反之於身以審其先後之端如病者用藥陰陽寒熱期中病源而不至于偏勝則庶乎有合於聖人之行無愧于二先生而一齋拳拳倡勵之意亦可以無負矣布衣名真晟字剩夫泉人翠渠名瑛字梁石蒲人初設壘時調二郡之人戍守之蓋守者子孫云

文峰碑記

中書舍人唐文燦

平和阻山爲邑邑治之西爲學宮巒嶂層疊環邑獻勝其南爲朱雀峰者獨坦平如邱阜狀殊不類山筆士繇茲學取科第曠歲一值間有寄迹郡學以興者尚未能與文獻

鉅邑齒堪輿家謂文峰有缺宜作土山或建塔補之前尹嘗議及此以劇鞅不暇爲甚則因仍茲代不肯爲歲丁卯約齋盧侯至運刃鼓絃邑無廢政誠有暇而肯爲者學諭鳳林嚴君度知之率門弟子以建塔請侯曰子責也然塔勢孤而渺於學宮壯觀不稱予欲直作一山象文筆而奚若皆應曰幸甚會嚴君遷秩署學司訓雙石劉君與色幕赤山王君申贊前圖共成厥美侯首捐俸四十金爲倡劉王二君各捐資佐費有差而約之縉紳庠士耆宿咸輸助焉乃卜戊辰十二月吉名匠經始卽南山之原橫縱構木俾奠盤基而上則實土覆茨俾原完勿墜董以陰陽訓術

曾德成協以庠士胡俊昌等而劉王二君日往還閱課不  
少怠其始終統蒞而張主者則侯實獨任之閱歲十月文  
峯告成約高十有二丈從學宮佇瞻其勝巍然而喬峻也  
疑然而重鎮也兀然而峭拔也至如兩苜露草交生錯出  
則蒼然秀麗之色可玩真若巨鰲嵩嶽突臨其前而拱揖  
之也師友快觀析躍僉曰奇哉侯之功偉矣胡可無傳上  
舍武午峯子貢自吾庠雅與唐大行善盍介以徵記午峯  
是以來造予辭弗獲爰載筆以颺曰世言地靈產傑當繇  
自然之勝人力莫以固也然裁成化工以補治道不及容  
或有之盍稽鄰邦之往事乎莆庠有陂水引繞壺山而鄉

輔出者相望凌霄峰一成晉庠遂稱多賢之藪孰非以人  
力致者就吾郡旁邑論漳浦人文盛矣雖風氣萃在梁山  
而城東印石之築不爲無助此尤驗白較著者也余意和  
邑文峯成後靈鐘傑孕近埒於浦遠侔於晉於莆學士大  
夫必有道德冠世如是峯之喬峻者必有以勳業殿邦如  
是峰之重鎮者必有節義抗倍如是峯之峭拔者而才藻  
文人比比與是峯競秀不待占矣皆侯之今日創謀補缺  
殫厥心力始也予非立言之士可托不朽之功在爰書歸  
之使鏡諸學以爲記侯名煥約齋其號也以廣進士履今  
任嚴君名守約劉君名率庸王君名端士秩號已列於前

暨輸助諸士大夫姓名紀于碑左不復贅

長泰縣常平倉記

大僕唐堯欽

長泰人

夫民生三代而下其命之制于天也豈不信哉余壯歲登朝祇役四方今老矣大都見郡邑之爲政者工簿書飾厨傳暇則葺樓亭興神祠益若此者多矣至于民生大命爲緩急救助計者拱手熟視不一出力間之云三代漢唐之法其宜于昔者今皆極弊不可復乾溢卒至民號呼以死則又諉曰天實爲之由今觀之天耶人耶其果不可復抑未有以復之者耶余謂行之而得其人處之而有其法籍令其出於秦皇漢武之制調停補葺不幸有急猶能有救

而况常平義倉雖其議於漢唐諸臣實祖周人委積遺意朱子社倉倣而行之亦既有效孰謂其不可復哉泰故漳舊邑也常平倉自昔未有復者復之自今郡理龍公始邑侯盧君一日造余曰泰廣袤十不當旁邑之三泰賦額三足當旁邑之七民詩書耒耜賄且盜爾無所資什一之利故秦所需于倉視旁邑尤亟昔者龍公至令而民曰爾賄爾盜爾石而助我有籍其亟更而業無擾我耕讀不者死閱而城曰是女牆低圯守望何藉其亟築訓而兵曰是將定反側充差捕而百之人何兵之爲其亟增已而思歲有饑穰何儲蓄之與有詢故老有城隍故址先議置而輟曰

是足供吾事修而蓋藏環而牆柵捐而緩金買而穀石邑薦紳與民有力者佐之厥鑰東西充然盈牝顏其扁曰常平蓋公莅泰不兩月而蠹民者衛民者食民者次第興除常平又其利之博者願一言以彰公之明佞唐子堯欽曰夫以泰之民之將永席于公之澤也以公之異于世之爲政者也以欽不佞之獲附一言與公不朽也藉侯不命猶將勉況有侯之命在旣敘次其語則復再拜稽首而言曰天下事初始之難而潤澤之尤不易也夫漢唐之常平國家之預備其制一也談常平者曰宜當社不宜郡邑蓋雖朱子亦爲是云余曰非也有司而賢乎將薄海利弊盡知

之何有於封域之內如猶未也置珠桂之品於荒野僻谷之處弊始甚爾且夫自昔爲常平者散也取二分之息歛也與正賦俱徵國家預備雖其貴放賤糴者同而以贖緩不以息錢者異則寬於民者又厚矣而行之卒不效何也余以爲邑有繁簡而緩因之上官督促太密郡邑罄俸資以賄安所得糴本焉其或有糴本矣緩民難而急私橐不爲糴則倉雖存而穀無也弊一穀價與時貴賤役人倚市爲奸本賤也而貴估之禾荒也而賤散之不者民饑于途粟朽于倉知其入不知其出則穀雖存而濟寡矣弊二常平專備賑饑取于民者還以予民也有如藉法行私各爲

公糴實充他用給散之際聽憑書吏得粟盡衙役與其近  
 郭能自達者貧民不沾龠合之惠則簿書雖具而不平甚  
 矣弊三昔者趙閱道在越州前民未饑先問民能自食有  
 幾當廩於官有幾庫錢倉粟可發有幾富民可募出粟有  
 幾余以為今郡邑宜倣此意先於保甲中審識上戶中戶  
 上貧中貧與夫忠實可用之人臨時委用給賑先窮鄉而  
 後近郭先上貧而後中貧不以公廩供私用不以無事緩  
 蓄積荒歲減價而糶頻年挨陳而支夫然後法行而無弊  
 制畫而可久是惟公後倉為民之意後之人見其行之果  
 有效而法之果可後也將又有繼此而起者矣如其議之

者曰吾嘗復之云爾記之者曰吾嘗記之云爾則今日之  
 常平猶之昔日之預備也國家預備之建徧天下豈獨少  
 一常平而已乎其斯惟公與侯之責朱子行之建州復請  
 于朝頒之天下嘗其日實惟劉汝愚父子左右其間亦嘗  
 病世鮮其人而感歎於所遭之不易今幸世有如公與侯  
 慨然有志制命之道苟其生同斯世而不勉焉共成斯政  
 救民也其斯惟鄉人士君子之責公名文明永新人侯名  
 洪遠東陽人倉建于萬歷辛卯四月又二年欽為之記

龍邑侯袁公水利功德碑記

石應岳 龍巖 尚書

漳內縣為龍溪十一都其一大都會也人民田作少逐末



畝田萬頃土高水涸地不井鑿舊制從石碼阮家埠濬一港接北溪水脉經蘆沈入雲梯橋涉瀛州灣折坂頭東山南坂塔尾林下浦邊園頭象坑等處山前山後延袤小港三十四條圖十有五戶里之長一百四十錢糧四千有奇並資河潤灌溉充賦日用饑食渴飲取挹其中此三十餘條之水道並原本石碼運行自蘆沈關係良鉅蘆沈以下則爲普賢下埭龍溪嘉靖間月港稱亂分設海澄縣舊有普賢河是爲九都地引九十九坑水泉蓄洩滋灌亦各其利也所從來久遠已今年春澄民創議於蘆沈分濬港一條透普天河夫蘆沈水出入處也普賢地又善下蘆沈分

洩水皆下瀉環都三十四條之支流盡槁壤矣都民號慟欲死得請分守高公停止澄民勿濬以郡貳守杜公往視杜公方正私不可干還白濬港不便屬高公京行急議且閣袁侯以官請於郡守方公奉撫臺徐公命親履畝距川侯親爲導會天雨袁公乘兜子徹帷葢雨霏霏下沾冠及衣頂踵髮膚皆濡侯色不動也舟行則泛小舫隨方公舟所至指陳要害甚悉方公旣熟察害狀爲調停議就港口濬之各接溪潮不就腰脊貫穿上觀察程公報可都民乃得聊生都縉紳蔡宗周張廷榜弟子員蔡國璋徐明等鄉約洪思寬索記於余圖勒石焉侯聞遜謝都人民凡三謁

余曰吾儕自爲策也舊無記載上人趾踈草野利害莫得而考也用有茲變非藉吾仁父母吾屬旦暮且斃是宜垂不朽余聞言惻然援筆爲之記是舉也撫臺徐公觀察高公程公守方公貳守社公後先主持而當勘議築舍民情危湯時苦心焦肝櫛風沐雨不避辛艱侯深矣侯諱業泗江西宜春人萬歷戊戌進士而邑貳黃文煜羅定人邑尉沈應鍾山陰人樓元俊諸暨人邑史應瑞豐城人同心協贊例得並書

姚侯大巖寺山南北惠民頌德碑

柯挺

大巖澄邑勝區也巖巔佛刹構自前代蒼巒層疊羅石重

關眺望潮汐滄溟吞吐之氣未嘗不籠天地於一掬也其刹夙爲僧齋居出園山地九四頃五十畝有奇巖山則計一百五十餘畝也異時僧于常賦外無他供歲入稱饒給萬歷初軍興乃以十之六充餉餉九金有奇辛卯倭寇朝鮮詔所在嚴備之而閩濱海當出沒衝加比當事者遂於前額十之六備餉外加至十之八此刹荒山獨多計荒山一百五十餘畝歲增兵賦共三十三金有奇而僧遂重四倭會既平詔悉蠲增額會權使括餉月進左藏於是新舊餉催科愈急僧被箠楚無完賦入桐城姚公以名進士宰茲邑惻然傷之俞其口附狀徵諸負者乃僧述傳山以北

歷負山賦者民而山以北新安之耆老則又遞傳往券原  
 不屬僧山南北劃然界也界而南僧乃得有之不宜波及  
 民也是時訟盈庭片言解曰是山也將屬之僧乎如民樵  
 牧何夫券固在也僧但責賦於山以南即重困或有罷權  
 恩且夕可邀也中丞臺乃議損檄且下吾為若等豁之判  
 南北之界其毋溷于是山以北耆老咸手額謂非公明允  
 安能以片言拆興雲灑潤噓萬戶之春也乎時余已遷建  
 州則裹糧走二千里乞余言以垂將來余惟侯如蘗如飴  
 其輕徭薄賦實意與民休息故踞堂序瞻兩造僧民情調  
 劑在心而參中之此豈效衰世苟且之政嗚呼嬋媯以媚

上已哉則晉陽道州之政也其他定權橫氏訂坐挽採金  
 機易成命消邊釁華聲茂績諸不具論論其惠普新安山  
 南北者如此

龍溪縣重修儒學記

王志遠

龍溪自有學宮來凡幾修葺矣其近而足述者一修于嘉  
 靖丁未歲叅政王公慎中為記一修于萬歷戊寅歲中丞  
 蔡公文為記皆其盛者也歲庚戌計侯治龍溪之二年德  
 施鳩營蒞視黌宮或滌且陋念非吾在事一新之不可遂  
 謀於博士郭君輩鳩工庀事其用力始季冬畢仲春其修  
 飭自啟聖之祠文廟之殿廡講堂齋舍櫺屏周垣罔不縫

其闕而責其陋其用物計白金百有奇蓋計侯首捐俸錢次者博士次者諸生若呼邪許而羣力響臻以故帑不詔金錢民不知舂鏹而宮牆煥如厥功茂焉適志遠以入賀竣還里門友人蔡生大綸等相與徵予記蔡生中丞公子也則以先民有作謂予其嗣響志遠滋氣索不敢任既再四辭不獲因繹嚮者二公之言而有私論也蔡公大旨欲上祖孔氏而宗紫陽黜詞章富貴之習而說競於德行道藝言皆謹正而王公動色相戒鯁鯁然慮士之驚其聰明才智出于蔽偏以釀其拂經賊德殄行驚師之慨而于聖主之誅當王公時國家渾灑之氣未漓學者嚮路未衆而

仕者門戶未分廼有識者爲世道人心慮惻乎有餘悲若此士莫患乎自多其智而有勝心夫操其勝者其行誼非高於日用飲食之民其學殖見地非能頓超於曩時據經守師說之明也往往矯其精營務乘人而鬪捷方其擗管修羔雁業已憑霸氣而鼓偏師一旦結綬升朝一籌未紆二尺四寸之舊章未習也而百慮揣摩一意犄角鷄壇結乎能人之門蝸戰酣於交戟之內澤麋可以披文豹之皮怯夫可以厠焦原之足自以爲聰明才智莫已若也而不知離跂傾側明主一寤將被之以殄行驚師之戮而不敢辭如是而安所貴士也吾邑僻在海濱士之羣萃於斯無

異物之遷以澆其純樸大都掄文則爲予之前仕宦常居  
鎔之後傾危之習鮮焉今邑大夫豈第作人日與博士先  
生以德行道藝訓多士士人無汨沒於詞章富貴之習守  
先聖之道家修庭獻以不負明主斯不負邑大夫博士先  
生廣勵嘉惠之德心卽所稱引嚮者王公之言可無贅吾  
言過矣計侯諱元勛淞江嘉善人丁未進士郭君諱長發福  
建惠安人以鄉進士署教諭訓導劉君有光廣東歸善人  
陳君忠福建莆田人並有功於是後者也

南靖新建儒學記

蔣孟育 祭酒

茲地廟夫子宮牆者數百年嘉靖之季逼歐寮而改邑焉

學宮因隨建其下邑大半踰山人士從遷不數家學舍前  
間其無人士滲漏無甃砌深苔淺草相蒙如荒廡野寺及  
陳侯爲令之三年乃與士民遷諸邑而更選勝以建學曩  
之徙於歐寮也逾年始爲大成殿而四柱徒主幾年始爲  
明倫堂又逾年而始具門廡廨舍至今闕卧碑以與諸生  
諭誠然費已無數矣侯良畫在心謂從來役興非仰給于  
官則俯稅編戶二者不得兩避也今郡國乏度文槩索編  
戶則貧疇病獨富有田者衣租食稅恣之奢侈爰令有田  
者自占高丁助貲而財有餘矣錐鑿畚鍤茨絡坊墁惟富  
人素豪能指使之而力有餘矣物力有餘經費無撓趣作

無怠故自正月己卯至七月庚子爲日僅二百有奇自竹木瓦石至於傭賃之直米鹽細碎爲費僅三百有奇爲夫子廟如制爲謬室奉啓聖公其東爲學堂鐫石爲卧碑暨于堂之左方上堂下東西爲齋處生徒門外窳地爲泮池爲一大闔以隔紛囂始勒敬一箴于貞珉承以亭宇于是鄉先賢及名宦凡功德于民者各有祠祀又東之司教司訓各有舍其土飾甃與石其木被丹鬣翠然具舉煥然改觀焉睠茲學地邑之東南寬衍明顯鄰接津市當邑全盛時渠庠對闔崇庠相承及其燬也俱爲藩圃居者感思行人靡顧今則會衣冠栖神明而旅俎豆矣前後洞衢左右

闐闐視學則從邁成雲飲射則圍觀如堵嚮日遺黎戀故里守先廬而不遷者今皆跬步宮牆春誦夏絃雖億載弱孩皆得扶曳而聽惟彼多士詎不欣哉夫吾邑素號多才前則李編脩及第次一人飄飄凌紫虛以不預脩佛書貶卒高州此其科名志行幾空十邑他如王楊陳林孰非國產靖之材直不勝數矣况有侯乘昌時視形勝奠其邑郭敞其膠鬲而訓誨臨之安知人文之盛不且于前有光乎司教葉君閩縣人司訓韋君粵人皆君子也孟育泉之同安人從先嚴生長茲邑故諸君命育爲之記云

圭嶼建城設兵記

明

蔣孟育

海澄人  
吏部

善治國者譬之自營其家門彼堂室儼然而迴廊曲巷密牖重扉以固其內藩猶必長垣四圍因而樹籬插棘焉以保門戶嚴扃鑰而備禦時不乏人然後外藩永固此家政也郡邑之間城郭宮室內外相守聯亘不絕顧必遙煙深巖照管不到之處而時爲警防所爲措國於不崩易稱地險山川邱陵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此志也漳在岐海最南其南下與漲海相接蓋掉閩而控越盜賊出沒在處有之高皇帝時遣江夏侯閱師海外築城備倭於是吾漳諸要害地崇墉綦布健兒枕戈而待敵絕流橫波不特郡邑之雉堞巋然麗譙也獨圭嶼在海門去澄邑僅衣帶水

前守用形家言亦嘗築城其上後有大力者負之而趨波臣怒號小醜乘之得計澄雖舊有客兵然慮不越突與安能賈勇飛渡作水中龍哉夫時平而小醜竊發亦一二賈舶漁艇之是虞萬一海外雲擾大盜見窺而海門一片閒其無人禍乃有不可知者居恒恃渚銅遊兵爲譏察然渚銅泉屬也漳自有其門戶而使隣封代居守不大左計耶歲在丁丑隣部聞警分守叅知洪公衣袂屢戒苦心借箸於是有倡圭嶼之是圖者謂宜建復舊城以一旅守之有金湯之安而無山頽海立之慮於策良便公下其事於郡邑署郡司李蕭公邑大夫傅公故嘗留心圭嶼者先是士

大夫於與建浮屠立精舍所需不貲兩公捐餒甚奢以供  
締構功未竣而城守之議適於期會遂力起贊決之而合  
以成其壯圖於是乃量事期計徒庸分財用具餼糧訪基  
址鳩工於丁巳四月而告成于戊午二月城廣二百餘丈  
高丈有五尺計費二千有奇置兵二百三十人材官二人  
統之設營其內水滴波心旗鼓隱隱起矣役既就縉紳父  
老請余為文爰誌厥功余因有感於地脈之廢興人事之  
修墜每滙湊而迸發也方夫女牆就傾佳氣銷歇斷煙殘  
照與迴沫奔濤數相激射其上則短草蒙籠而已賊奴臨  
焉而豕突稅鐺據焉而狼顧於時景象尚可言哉今甫轉

盼而塔影凌霄鐘磬與潮來答響又復戎行犀利依堞護  
闕劍拭欽飛而塔可署為放弓伏眺之而樂者亦憑之而  
安此天所以開吾土而在事者承之以成一代之勝場也  
昔陸法和建佛剎水中以為賊標今全盛之規模倍當勝  
之且以佐江夏侯草昧經營之所不及而播皇靈於遐暢  
績顧不遠哉洪公諱世俊徽之歙人乙未進士蕭公諱基  
吉安之泰和人傳公諱樾撫州之臨川人俱癸丑進士洪  
公之政在撫柔此民而去其害焉蕭儁整而栗傳清謹而  
溫此其大凡云

海澄禾平生功德碑

高克正



圭海古一聚落也山川采地悉隸龍溪穆皇御極邑乃鼎  
建葢於今四十載人文物力眎昔有加距邑治十餘里谿  
環其東雲蓋山屹立爲邑岱宗其陽則平蕪一望土田錯  
趾名曰禾平庄不佞梓里在焉父老相傳以是皆海墾也  
疏築成田磽瘠居半田賦之入招提爲政改邑田已屬澄  
而輸賦龍溪猶故旣以地隔常患愆期黠苾蕩與舞文者  
比又加賦以愚之襍禎之夫終歲胼胝輸將惟謹而賦仍  
告逋葢中飽矣不佞鄉者家居目擊其弊居恒蒿目白之  
前邑侯清白龍公龍邑侯洛沙蔡公謂邑有分土政貴寬  
民澄實有民而龍治其賦其賦之不供而歲以催科貽龍

邑憂是龍代澄任受勞也其賦之旣供而僅以厭乾沒者  
之腹反厚討於我民是龍代澄任受望也夫以澄之民而  
輸賦於澄邑朝發令而夕已遍矣日高春而之邑中事竣  
而反腹猶果然只無逋負賦無侵漁于龍無鞭長馬腹之  
慮于澄無秦人視越之嫌計莫便於此者兩侯心亦謹是  
議條上之直指元谷何公業已有緒而屬有所齟齬不果  
行比不佞起田間薄遊長安復讀禮歸里中父老迎不佞  
語曰禾平庄寺租鄉屬龍溪者今推入澄矣鄉也常賦以  
外加征百二十餘金今悉蠲免矣鄉也駟駿恣睢追呼之  
聲徹於晝夜今夜高枕矣鄉也斥鹵之田不足糊口今以

賦省樂輸漸成膏腴矣緊誰之賜惟我父母軫念民瘼劑公私而擇其便調兩邑而酌其宜俾我民得安其業樂其居毋煩箕歛毋苦繭絲其自老稚至于世世敢一日而忘侯之事不佞驟然喜曰甚矣侯之大有造於澄也區區寺田僅一彈丸孰利孰病詎不洞啓然而持議至數十年而不決者何也居位者以其居為傳舍同舟者各有一瓢之心盈庭之議所由來矣自有侯而求賴之利以一旦成築室之謀以斤言決不佞且以覘侯於宏鉅也父老曰吾儕小人慮不及遠惟嚮利為有福願邀子一言頌侯功德以垂不朽不佞唯唯曰是余志也且與諸父老樂睹厥功更

沐餘麻卽不文何敢辭乃為之誌而勒以銘

海濱之東昔水鄉沮洳漸復變滄桑田野稼穡如茨梁輿賦龍邑歲為常澄邑鼎建隸我疆籲訴墜隔何徬徨我侯下車首盡傷力嗽當道惠一方賦歸我邑易輸將吏無科頭民無殃蒸黎樂只壽而康式歌且舞頌甘棠東海波臣泳化長勒銘貞珉垂未央

封君曾槐江公興建水利祠碑

周起元

澄水邑也其六八二都堰海以田計三萬畝有奇地固斥鹵磁畚之下與海若爭權成化間太守姜公興築海岸修復南陂田頗獲耕然築岸雖可禦鹹而鹹潮門戶未有隄

防塞涵雖可積淡而淡水源流無從吞納余同年會若槐  
尊人槐江公自爲青矜時卽爲兩都條便宜狀呈父母瞿  
公避而壯之上之撫臺勞公按臺安公成報可至捐俸予  
金立起南陂之圯旋開阡門於上會東南鹵潮弗侵西北  
之淡引入兩都之田均受溉焉久之奉行不盡如法或注  
而涇兩都之田又失所藉辛丑若槐偕予成進士槐江公  
覃恩授封懋然曰吾席餘貲買良田易易獨念忝受國恩  
弗獲庇溝中瘠罔齒生平爲也於是復集諸人士控之當  
道而邀貺於署篆郡理王公旁議者搢以堪輿之說無所  
奪也封君之議且盡行適若槐覲歸日襄諸役原設阡門

二增而三之深廣如制其時二溪之淡流迤邐遍濡慮有  
旁洩有時友人程台仞君甫登第歸亦相與協力諮便利  
就內溪砌築石陂六口禦東南大江之鹹邑父母毛公成  
庵躬爲勸督繼而陶平城公得請於中丞陳公侍御陸公  
合助鍰八百前後拮据更四載而工乃告竣歲甲寅若槐  
居封君艱值颶霖之變上會阡門頗囿壤里中奔控傍徨  
於是若槐復請之署篆邵公禹元亟增葺完固捐貲不贍  
則令耆民任其責科及溉畝以佐費於是衆皆思奮願効  
一勞以圖永逸是役也滲灑所及兩都之田三萬畝有奇  
向號鹵區今則膏沃荷鍤決渠彌望直如脉理流通百骸

九竅脂淪血貫更無偏枯之處其爲利不既溥哉嗟嗟事  
未易言也昔槐江公饒爲德詘於權惟此方利病灼然持  
懷中父子經營版築厯首事者三而克有求向非封君急  
公家持大願力與若槐聿求先人志其不貽盈庭築舍之  
謂者無幾矣癸亥冬撫臺南公按漳都人相率呈建碑亭  
巽垂未久復市地建祠追頌公德屬記於余余聞盛德心  
百世祀有若鄭疇之頌東里鄴渠之頌西門曾氏直當之  
矣且曾氏不言功里人不忘報均美談也抑余又聞嘉靖  
季倭寇發難槐江公仗義立寨以障里命全活數萬救鄉  
之德與陂澤流長矣宜勒貞石以垂不朽

邑侯劉公砌築學城記畧

周起元

邑侯劉公蒞澄久之念澄故三堡邑居其一港口與學宮  
如右拒與前茅港口堡雜踏儔人四圍尚無恙也葺而飾  
之足矣九都堡爲聖人之居易土以石與邑治等則犄角  
之勢成緩急可以互援於是以前以孝廉廷薦李君與余弟起  
龍督其役城崇一丈七尺餘週三百三十餘丈工肇於天  
啟癸亥之秋竣於甲子春之暮費二千三百餘緡均士民  
所樂助明府劉公實先捐俸百緡以爲之倡云余嘗閱唐  
史馬燧刺隴州聚石種樹於西山上之通道設二門爲譙  
櫓虜不能暴張守珪刺瓜州完故城版築方止虜奄至置

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爲引去二事千古美談然未有寓折衝於樽俎壯干城於帶礪如今日之我侯者也其以砥柱中朝鎖鑰北門詎有量哉明府諱斯堃字文修別號大容南昌人丙辰進士

南靖楊公祠碑記

林 鈺 大學士

楊侯之爲靖也值天吳洊虐之後邑殘民疲當事者動有瞿色侯下車肅謁薦紳詢阡陌便否甚悉亟與民興利剔蠹酌緩急次第行之邑徙建舊址半爲衆地學宮禮殿以及黼舍謬室窪積漸庑矣侯捐貲首議先甲櫺闕析樂之屬丹堊奕如也稍暇聚群衿講學其中又鼎構文昌樓軒

廠巋然蔚起文明之象邑人士從茲雲蒸侯所鼓吹居多城隍廟囂湫則顧里正僱工具飭展拓墁地別置池榭閎麗倍異曩時靖邑客產賦多巧匿而逋侯具知租藁增損狀令自占供賦洪水衝崩者申請力爲豁免清晨坐堂檢閱案牒先諸監司大府檄移次邑中簿牘功曹以次受記毋敢溷者有囂叫于鄉立按之法金矢之入平亭兩造不假鉤距而表辟自輸如某子甲貪賄格殺人踪闕莫憑侯用類推踪操刃者謂侯何從鬼神知我也遂伏辜辛酉冬直指按部抵漳經靖邑輿隸騷擾幾不堪給侯經紀有條直指心異之旣報命首上侯功狀徙治龍溪靖士民思侯

相率共謀畏壘擇地於邑西北隅安福寺之右枕山爲祠以志瞻仰又以樂飲餘貲置田租四十八石六斗供春秋血食因請余記予惟鄭之稱惠也國人有我植我誨之歌而褚伍興讙始猶不免侯視事甫數月民式歌且舞饑疲都忘何有悠悠之口哉尸祝之社榜眼進祿諸峰翠靄掩映地與吉會將棠蔭槐芳世世勿替且以請爲侯峴山

施公新築萬松關記

林

鈺龍溪大學士

漳麓環而左麟蹲鳳翔襟帶川原則施使君城兩鎮屯禦要害處也其從虹橋孔道而入一徑若谷遙接扶桑或造化留此補助需人哉襄鄉人語余曰若繕爲關門以資保

障誠便盡言之當道時前守杜公爲築基未就以去施使君來守吾郡拮据於寇警騰沸之日內戢民心外循捍衛兩鎮城址既定爰履斯閔謂可以固漳郡奈何惜此民力乘堅累峻加以樓堞俯臨滄波屹然天險矣前此警聞頻至召鄉民防守有難色今在金湯以內安堵其間逢聖明在御牧守賢良桑麻樂業人且登遊其上望雲物而咏天和然則施使君守郡功蹟其見一斑于此也山高水深矣余因筆爲記欲後來者修實政無不可爲之事有可以不朽之功一簣合尖俱邀明德云爾君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登萬歷己未進士浙江餘姚人

旌忠祠記

施邦曜

旌忠祠者祀故中丞贈少司馬綿貞周公所特建也公向開府吳門織璫於歲額上供外橫索金錢以數萬計公至悉裁之織璫所欲甘心者而公持之力璫不得狼噬吳門半武于是恨公刺骨而中璫亦以公之凌其儕也則已心啣之矣會公疏劾監司某監司夙與中璫比遽用中旨內遷而公遂罷去織璫屢中公不休最後詞連諸公而公與諸公俱逮後先死詔獄天下聞而寃之聖主中興心憐諸死事者下詔優恤而公贈兵部侍郎父若大父俱如公官其與公爲仇者或死或戍不復齒于人類而公之寃乃大

白矣嗟乎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公且侯此亦古今之同痛也然而百齡有限千載無窮等死耳或履正觸邪而死或不觸邪病臥鬚髯男子宜何擇焉然後知蒙面偷生不若熱血化碧者之殊有生氣也俛眉拾級不若鳴弦揆日者之猶令骨香也且士大夫誼行各有偏全才情各有離合或諸美饒該或一節自喜或學問溫養而得力或慷慨孤詣而揚芒公體聚衆芳身兼數器不待持中節始顯也江淮以漕政著粵西以荒政著通州以兵政著真國家擔荷之臣可供緩急使者自其謝繡斧里居往往爲德於里寃者待公而釋困者待公而蘇殆急峽之寶航寒年之織

續焉余聞朝命逮公時漳民無貧富咸醵錢為助萬眾旁  
 皇群詣緹騎以善視我公為祝號聲振天緹騎為之改容  
 追忠魂得白喪車旋里迎者塞途咸引首北向稱萬歲噫  
 此豈末俗所可侷要者哉漳人既祀於鄉賢更請兩院及  
 學使者勅建特祠春秋有司致祭世世勿替因為卜地郡  
 治之前與學宮相望咫尺庶後來騰驤者奉公為師法朝  
 推樑棟而鄉存典型廉頑立懦其風倍迥漳之士若民其  
 或長有休戴乎

鄴侯山記

黃道周

鄴侯山亦名焦桐山諸子謂其骨似鄴侯也故復  
 鄴侯之名并以名園

鄴侯山者即漳長嶽之陰北溪迸流將匯於江東長橋東  
 之步阜宛蜒領舒多奇蓋蛟龍出沒風濤崩激砂土已汰  
 石骨總出若或為之莫知其然舊稱蓬萊峽里人名之曰  
 石僊石僊者指其嵒峙材立飄然若登者也石僊十五六  
 輩蹇裳欲渡簇而告語皆昂藏百餘尺時復獨出體態各  
 別其尊者可三十仞植劍挂笏不怒不棘不作陸博以隊  
 相命署部而後行凡里人所知盡此諸翁矣自石僊遞西  
 其山皆垂幌卷幔削青負赭五色相倩下列蹋蹇旁懸流  
 蕪間如屏風曲折掩映羅遮堂戶凡不一處紆徐二百餘  
 步望之坦然唯見兩壁登陟無數常若有所失計諸丈未



出山時皆罨覆其下不勝風雨稍出口庭高蹠一動遂見  
破綻令呼諸丈稍納足復還故處封以紫泥削其蛾眉則  
猶然渾沌也嗚呼渾沌吾安能從爾遊乎子足蹟窄不能  
及遠天台廬阜黃海九華皆已大不可狎處舉其小小者  
齊山白嶽玉甌浮邱懸岷曲房眎此差勝而已爲神靈所  
踞緇黃貴介鼎割其下獨諸丈蕭然遵養藏固自處鷓鴣  
貺予以逍遙嚮子癸酉歲將營茲山旣而不果癸未抵里  
諸友僦舟復前盟五月十日實始啟疆予乃扶筇上下點  
定其事時猶病也目涉足瞬曾不數步霍然病已爰述其  
途徑窾卻前後位置使諸友礪礪得命意匠焉中稍凡自

丹砂嶂而南皆以峯勝峯雖不高然皆有雁宕江卽之意  
取其精者可使歌舞自丹砂嶂以北皆以臺勝臺雖不多  
然皆有幔亭天游之意取其精者可十日坐卧自有漳以  
來千夫所指以爲是殘缺棄寘者而予取之以爲是鱗羽  
所宗真靈所都諸君子亦怡然無間吾言諸君子亦阿好  
若此也古之君子立身患不高識患不廣學患安於小成  
以予所游天下名山東嶽太行徂徠嶧陽穹隆縹緲廬阜  
九華黃海烏龍天目天台括蒼羅浮皆極天下奇勝然而  
游不能再涉居不能再宿意至而逞倦則舍之及其老也  
乃以殘邱剩壑爲可以當齋山白岳浮邱玉甌之盛稍推

廣之至於武夷雁宕未已使其讀書皆如此則執須亢爲  
回賜躋邱陵於日月者不少矣然而游可再涉居可再宿  
意之所許神亦安焉夫猶有懷土之心乎不然何箕帚之  
賈也

與善堂記

黃道周

與善堂卽鄴山神堂也以棲先聖賢謂之神堂神堂之前  
北谿停環合蘓浦水以貢兩峯層巘疊出左右三能張拱  
交翼是正申寅次於坤艮長夏日月之所交合也每當長  
夏日月出沐晞於首山陽光灑堂作黃金色爛若在鎔夕  
照之後峰影入渚東西抵岸江心匹練亘而斷之搖於明

月如碧落之界河漢其峯倍起澹若兩江回眺石屏若翾  
若青若兒開明而姊長庚其西爲鷓集山峙石如鷓鳴岐  
宛然其左臂有卓筆小峰淬於兩瀑其下餘盤則所謂北  
釣臺也諸生於鄴山凡構三堂而神堂先成蓋是流出於  
北谿晦翁與安卿往還其間而山下有田數畝爲黃龕社  
中所祀晦翁租田也隆其直爲置黃龕近田易之而於神  
堂前楹別祀晦翁從以安卿直卿東湖東谿荆夫翠渠白  
石鶴峯爲九先生其內楹置列聖見聞知之位下列顏曾  
思孟濂谿明道橫渠堯夫凡賓客至者皆先詣神堂謁先  
聖賢畢乃詣三近樂性二堂禮也嗚呼古今爲山水之樂

者多矣抗之至於巢由隋之至於王謝中間流連尚可百輩而高引泗濱下稱里閭牽連至於闕洛之外夫以是堯言禹趨者之皆可與攜童冠濯足振衣翱翔風月無所滯礙也乎堂中左右僅可二筵中函僅丈不讌不講外堂題曰高景內堂題曰與善與善則讌講亦可也西翼室二各有耳東翼僅足栖庖與三近堂通癸未歲五月十日始構斯堂至甲申歲五月五日落成又四日雲間張中丞公祖以奏凱出江東視予於鄴山之下於是遠近諸友咸集斯堂始申講約是亦閱歲矣日月俱合集於五九五者序也九者材也辨序而庀材以材則健以序則功易象九五三

十有二皆吉材也自貞屯而外履夬稱厲而猶以當位中行見許於聖人君子出有巖廊之憂處有雲泉之樂居則觀其序動則占其才今居皆當位行不出中雖有貞厲吾亦爲之矣自是而後每歲講會以五月九日爲始不忘其初且志燕喜也嗚呼天步方艱蕃變未始吾爲噫人亦已老矣誠得四海無事魚鳥不驚儻仰古今出入日月偃息梧竹之陰婆娑山石之上喜至謠吟倦而撫枕雖遠謝車蓋絕音公侯未爲不樂也堂成未有祀田曹司李遠思爲置田八九畝在堂之西北距北釣臺若于涉張中丞諱肯堂南直華亭人曹司李諱廣浙江崇德人爲是燕及無忘

厥初爲之銘曰

居業雖勤將德惟敬修之曰賢永之則聖譬此崇岡逆於荒昧樵斂所棲焉知其貴實始啟疆又黼黻之乃立楚柱又藻稅之見之者下過之者趨曰是巋然聖賢之居匪敬匪勤騰華絕根雖有層阿等之斷垠君子敬修慎乃永久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粵思古人心源惟一繼之成之其道鮮失盛繼伊何曰維一善爲天志事與人同貫譬如嬰孩語善則說投以不善艷然氣決盜賊強橫亦樂善言以不善投其怒乃遷凡善與人異于風雨不善與人憎於刀俎善言善色變爲巧佞

性爲習遷乃失其正所貴善人以善相成本性而出與心相生繼天之志成天之事育物爲仁正物爲義繇仁義行與天相親澹情去疑與道德鄰匪曰訣辭佐以柔色道備養阿醜正惡直所以舜淵以善爲度擇爲貴精執爲貴固耕稼陶漁皆善與人鈎弋射御亦與善均禹拜善言子和歌者豈曰柔轡不違其馬裁之獎之激之勸之非徒與之又睠戀之我友我師我孩我昆天下相成其道乃醇爲天孝子則繼其志爲天忠臣則成其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非道義門善何所存便辟善柔實爲天莠諛詞令色亦惟鬼竇去之去之善則與之涵濡陶鎔謂我取之取之與之

人不得執天不得距詩亦有言天之牖民如取知携其然乎

名宦鄉賢祠記

周 璞

漳故無名宦鄉賢祠作是祠者自今太守陳侯始也侯以漳爲文公朱先生過化地先生爲學得孔門正路侯守其說而信之故其爲政也往往重化本凡有以啟發人心轉移風俗者皆力爲之而不以讓莅政之初旣新文公祠矣又爲名宦無祠何以勵我居官諸同志鄉賢無祠何以勵此鄉邦諸子弟因旁觀載籍博採物議以爲官於是者如文公見全體大用之學足以師表萬世其他職位有宗廟

勲業有洪殺自宋判官蔡公襄以下共若而人皆名宦也產于是者如安卿陳氏嘗登文公之門得聞聖賢大道之要凡有著述皆可據守以爲法程其他出而仕宦有益於時退而隱處有益於鄉者自唐周公匡物以下共若而人皆鄉賢也名宦祠立則居官者知所勸矣鄉賢祠立則居鄉者知所勸矣乃相地于學宮兩旁左建名宦祠右建鄉賢祠蓋以學校教化所自出也故二祠皆夾學宮而立祠各三間高一丈有八尺廣倍之袤視廣稍爲之殺外爲崇墉以限內外中爲大門以通出人門加扁鑰以時啟閉其地靜深其制簡樸大槩足以聚誠敬妥神靈而已無侈習

也乃上其事于巡按御史賀公素提學副使姚公鎮二公  
得侯所纂事畧讀之皆報曰可侯乃製神主定神位名宦  
論爵郡官南向縣官西向學官東向其序各以世鄉賢論  
齒俱南向其序亦以世祠成侯乃躬率僚屬以蒞祀事始  
事名宦祠繼事鄉賢祠皆北面拜跪薦獻如儀漳父老乃  
相與具書幣資顏生階北走蒲請瑛爲之記瑛謂君子爲  
政將欲導人於善不待廣論說嚴條約但立標準明是好  
惡則人固有不勸而趨者矣蓋秉夷良心出自天性自棄  
舜至於途人一也苟有以牖之則必有如填篋應者矣然  
則侯爲政可謂揅得其要哉蓋侯學文公者宜乎有以及

此侯名洪謨字宗禹湖廣武陵人丙辰進士祠作於正德  
辛未秋八月成於壬申春二月

唐玉鈐將軍廟碑

林日瑞

縣西山迢遞瞰城內繪綾龍鱗下平行有地如宮闕數石  
馬卧豐草中故玉鈐廟在焉其帶城面陽與東南樓控引  
者則郡司農朱公捐俸所建新宮也西廟自前朝近代不  
可攷今址又卽嘉隆間廟廢時遷廟而拓之前後爲楹若  
千丹雘黝堊不飾不樸興廢將百年戎馬荆榛亦皆可數  
而故宅無在者但肅弁冕 稽首庭下則廟之所以

世食是邦與司農公所以力倡斯廟之意儼若告語焉公

廣其廉博士某尉某宣其力禹州判官某又率其亞旅文學其鄉三老某等合佐如于緝網紀其事始崇正戊寅冬某月迄己卯冬十月公以視師至海上而茲廟適成合樂讌落士大夫讓其有司有司讓其長長又讓于其屬與民彬彬乎禮樂文章以對揚明神休烈今而後神受與饗可知已按神故玉鈐左衛郎將世守漳州刺史氏系爵諡啟宇功業郡志及歐陽四門狀之備矣不具論論其廟祀始唐迄今顯於漳而盛于詔牧伯祠春秋村翁薦伏臘者千餘年與長沙翻陽間祀吳芮晉安祀閩王審知江浙俎豆蜩螗碑等俗又端午旌旗吹導其故將廟謁如歲觀禮

甚恭然番君會雲蒸龍變謹事漢澤易耳饒王乘亂割據不足道惟神以命世儒英披荆斬棘建陳常之烈光祖父之勲生建行臺身死討賊今舊德名氏又多曩與俱光州人魂魄故應瞻此定國勤事禦災捍患於法皆宜祀也祀如法而謳思泯滅如廣陵羅池一再傳不可識其牽感傳會如鼻祠黃陵者又不可勝數也祀如神方世世勿絕今國家隆平天子縣詔以鎮撫南服聲教文物之盛什伯前代推厥所自山高水深乃或者有感於唐史謂紀載缺焉不知神狀顯於歐陽生生文必傳之文也宋慶歷中始一修唐書只據舊本五代散佚之後傳不傳未可知亦不關

史事也且爾鄉人知朱公所以議舉茲廟之意乎公丁丑攝令謁廟慨然謂玉鈐公水木茲土于誼爲主爲父而堂廡湫庫殊失爾民所以昭事高曾之意欲復于西不果因卽其遷廟而張之而許之先太尉公天正故嘗立功事神爲州將故趨事獨勤然世爲太尉公後卽安焉而不知一旦知之來趨其主若父恐後者不可謂非公之訓也凡公所爲比禮比樂周防固圉皆有干城腹心之畧其大者卽在茲廟而禍福之說不與焉煌煌鉅典上下交讓故凡過廟者忠孝之心油然而生蓋神默相之矣

王忠文公碑

黃道周

半芝山之麓東瞰朝暎有王忠文祠焉龍谿令蓼莪徐公所建也徐公爲令旣奏績將行矣諸生耆宿說所貌徐公者徐公謝不敢一日僕入郡諸公坐間談祠事且道徐公遜甚至也魏給諫中嚴時以抗疏里居謂公曰然其祀王忠文乎忠文判吾漳旣期可以風土倫物大有所興勵且以所求之疏當上意得罪昭劓于是屬草也去今邈未有阼奧徐公嘽噉置意中今祀忠文爲堂皇歲時集諸生頌容雅歌于吾漳源瀾甚邇且爲徐公暢風教窮海上下無復缺事也諸公矐其言又一日僕見王副憲而宏張聘君汰沃舉給諫語汰沃瞿然曰果爾建白須讀書人而宏亦



曰是足張吾漳于天下矣自是而祠遂成祠成廣延之數  
士視朱攷亭下視劉愛禮舉履衡杖得相及也嗚呼考亭  
治吾漳不葦年道化綱紀櫛于心繁愛禮與忠文同時不  
能鎮足坐講幄及今去之各數百年而都人士旁皇追趨  
若異朝夕者何也人生自呱呱至含歛各視所學其學遠  
聲息亦遠其學近聲息亦近考亭與愛禮皆學程氏所得  
不同原本一也忠文少學于黃公晉卿晉卿學于金公吉  
甫胡公汲仲胡汲仲曰千古聖賢藉文而顯人託于道如  
不相及而道託于文如相語也晉卿以是湛于文章其爲  
文明靜淵粹和順道德而理于義宋潛谿每見晉卿飯頃  
序置數十百言由根達葉常自茫然歎未聞道忠文從之  
游汎濫數十年馳驅燕吳困于車塵幸及風雲鼓其羽翰  
至使聖祖手其編誄與景濂軒輊上下翱翔嗚呼如忠文  
者未爲不遇矣自忠文蒞吾漳二百餘年而吾漳之文藻  
風槩竦肅天下卽不謂忠文興作其爲忠文開采奚疑乎  
忠文所論道推黃進卿吳立夫淵源甚闊所論詩推高季  
迪胡仲申風雅掩映與道相麗亦皆其鄉人也士君子生  
幸與明清先正同其里閭又有良師帥匡其不逮辟咄離  
席正容銷意卽令曰講道其去道則亦不遠矣胡仲申曰  
予見子充詩唯讀之不暇子充之學亦以求道而已苟得

其道則其見于立言者猶其措于事業也今誰復知忠文爲求道而立言者方勝國時宋學翻灑有志之士皆舍津筏湛深獨著以修詞立誠爲本而其相懋勉如此于以鱗翼日月乘昌運稱先鳴固宜耳予嘗過金華見其山川清淑大率似吾漳風土樹藝亦相近然自四傑先鳴而後負奇雋者不復如前吾鄉固僊于前而開扃于後蓋地道使然抑師友董率有懋故安得金胡黃高之徒起而襄立誠之事修惡池頽林之祭者乎先是二年雲間何半我督學來漳中所胥學租多羨金諸生請以真祠中其前楹以祀忠文其寢以載督學及令公之績自朱攷亭劉愛禮兩祠上下巋然登峰數百步而遠近師友源濶之觀燦然備矣余不敏溷述文藝于斯道無所聞知然幸託吾漳漸考亭受禮之遺訓思一光大之今幸伏里巷與諸君子同時觀徐公之治聆中嚴之論溯泳前賢之業以爲紫芝天寶復與金婺爭華也不爲迂謬復述所記憶于此

平和縣鼎建王文成先生祠碑記

黃道周

予觀于禮樂葢積百年未備也夫亦待人遲久乃起其經制功德相爲遠近也我太祖定天下旣百五十年吾漳郡邑始有定制而平和一縣爲文成先生建置之始去文成數十年始爲特祠麗學官又且百年而黎獻思之叅政施

公大令王公始議于東郊別崇廟貌所議別廟者以祖功德且正復祠禮也嗚呼夫豈其經始櫛括不遽追此乎亦各待人智不必身出力不必自己方文成初破賊從上杭分道啣枚趨象湖時我漳西鄙實爲發軔之阿旣再用師破橫水剗九連山東至河頭從民情請設茲治則公聲名已爛然照於窮壑故公之殊猷偉績盛于庚吉收于南昌迎刃破竹則皆于是始也公旣治虔中不數至嶺左然以漳西不治則嶺左右皆不得治故其精魄所注在嶺左不下虔中今自平和設縣以來百二十年絃誦文物著于郡治在崇義和平邈不敢望者豈獨其山川雄駿苞鬱使然

亦以爲名賢巨掌高蹠之所尊道靈宰實之嗚呼士君子諄諄講道德理義命無大顯貴人爲之屏辰前後則我冠側岸者翻卷姍笑之及際風雲逢特達大者跨素臣享所未有小者順民情別地利爲蒼赤數萬食德無窮雖大君子名賢亦皆有不能自知者也文成之初涉江從武夷出龍場樵蘇自給蛇豕與居召僕自誓此時卽得山城斗大南面鳴琴其中豈下於中都之宰然文成廓然不以此貳念獨於文字散落之餘豁然神悟以爲聲華刊落靈晁自出今其學被於天下高者颯鷲湖卑者涵鹿苑天下爭辯又四五十年要於文武原本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吾

漳自紫陽蒞治以來垂五百年人爲詩書家成鄒魯然已  
久浸淫佛老之徑平和獨以偏處敦樸無詖邪相靡其士  
夫篤於經論登師取友坊肆賢書不過舉業傳註而已是  
豈庚桑所謂建德之國抑若昌黎所云民醇易於道古者  
乎憶予舞象時嘗遊邑中時時出覺西過瞻舊祠疑其庭  
徑湫側意世有達人溯源嶠岷必有起而更事者距今五  
十餘年而當道偉識果爲更卜奕起嗚呼人學與治亦何  
常各以所致致所不致以所治治所不治者皆治矣即使  
山川效靈以其雄駿苞鬱者暢其清淑令輿髦來彥沂文  
成之源宏文成之業以上正鷺湖下鉏鹿死使天下之小

慧聞說者無以自託是則亦文成之發軔藉爲收實也予  
紫陽祖禰又何間焉於時主縣治者爲天台王公諱立準  
蒞任甫數月百廢俱舉行保甲治諸盜有聲而四明施公  
蒞吾漳八九年矣漳郡之於四明猶虔吉之於姚江也王  
公旣選勝東郊負郭臨流爲堂宇甚壯施公從姚江得文  
成像遂貌之并爲祠費具備屬予紀事予以文成祀在兩  
廡可奏諸雅其別廟者宜自爲風因爲迎送神之曲其辭  
曰折瑤枝兮擣瓊糜思君兮中阻飢揚靈鼉兮播靈旗矯  
欲來兮何期大江橫兮大嶺絕射朝曦兮馬當發招予兮  
兮雲中遣予佩兮木末雖無德兮心所知昔曾來兮奚足

辭露所生兮雨膏之菊有風兮蘭與吹追鄴車兮杭嶧馬  
上天兮下土不同時兮安得遊登君堂兮不得語耿徘徊  
兮中夜令諸生歌之得毋以爲楚聲乎於是執其事者教  
諭藍光奎訓導朱軾延建人暨會生應登尚澹光緒朱生  
龍翔張生瑞鍾等及諸生弟子耆碩皆用勒石以按德音

雙谿碑

黃道周

處遠舍有百年之思相原隍有干城之色此其人吾與之  
言經濟矣吾浦故郡治雙谿從西北來至九曲引南澗東  
上導縣陽十許里乃與潮合潮上下東自鹿谿西至石袁  
石袁之漲納于西湖鹿谿之漲達於泮水橫總衣帶在邑

階除間衆水騰之故稱浦焉明興二百餘年浦人文最盛  
則亦以是水故僕從海外來于今三十年見諸谿流日益  
清淺橋齒浮齧常四五尺每從長老出西湖闕石袁之滙  
登東印詢傅河之渚率濺勺浮湛具名迹而已攷其故則  
雙谿與南澗合處爲小水引之南瀉南窪而東淤失故道  
南走新利由是則毋論文治卽青白合章通流爲浦者何  
以稱焉豫章陳公本集註陳公名其亦字石夫江西豐城人戊辰進士以司幕署漳浦以名  
進士雅善經濟來署吾邑甫下車問百姓利病及境內所  
當除建者于是諸先生子弟率以是請僕告諸先生曰已  
矣夫史起之引漳水李冰之築江堰咸以灌田利民而已

今谿水以其全勢注南田則南田日腴以其餘瀝遠城渠城渠亦不泛是何害乎陳公曰不然史起之引漳水以漳水卽在鄴旁今谿水南下不復遠郭則是使旁鄰者笑旁浦也李冰之築江壩使雙江通城都中舟帆可達今雙谿不得道南橋南橋之下寒裳可涉則是使寒裳傲舟楫也且是南漸窪水爭趨之積久必沮洳使東上就故道并力城渠于勢深壯于居人又甚利僕曰然倪寬爲左內史鑿六輔渠召信臣于穰縣築鉗盧陂今其水在城南皆五六十里皆職漑田無損於縣治何也陳公曰不然西北都居皆在高原故遠而通其澤東南都居皆在水地故近而流

其惡且鄭國南陽之水亦不幸在五六十里之外豈近舍其衣帶與之走險哉僕曰然徵公無所聞是言也然僕猶有難焉倪寬爲左內史召信臣爲南陽皆五六年驟遷去猶有所謂白公杜詩者踵就其事今公署此縣不過三四月異旌且下吾儕嗷嗷仰甘露以爲時雨踈矣公曰是何患乎天下固多才白公之去倪寬杜詩之去召信臣近者十六載遠者四五十年猶之且暮也今天下賢者在京輔無以自見率樂爲郡縣相要害導便利與士大夫講論畱注惠鮮無窮白公杜詩亦何遽遠乎於是諸先生拜手颺言曰噫陳公之慮周矣夫自谿徙以來經三十年吾黨率

囁嚅不敢建白者爲是數事耳今乃知其不然如使水有走易之樂城無環渚之勢就下者憂洶流惡者憂淤雖西門豹翟子威起吾儕又何賴焉如子所云處蘧舍而有百年之思相原隰而有干城之色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于是命僕復紀其事爲之銘曰爲鴻語鵠雙谿當復爲鵠語鴻雙谿當東西湖生波傳公通河梁巒含光其樂則卬陳侯觀之惠我人多

圖將軍祠碑

葉先登

皇清統一天下越十四禩矣泉漳濱海逆醜未靖定遠大將軍

統騎十萬旌旗南指未踰載而八閩廓清實我固山額真

圖公爲之元老壯猷也公以鴨江名閩提師清漳泊兵以嚴鷹揚騎虎之佐肅如柳營撫民以寬父老蒼赤之倫愛如汾陽運餉以時浙東閩南神輸飛輪子來忘勞乃其赫赫大者有造于漳逆魁遠遁脅從匪醜公開誠示仁許以自新縞素君子蠲蛭丕變耕賈小人服疇安堵蒞茂焉蔗二地倚海爲滌帶竊有二心時議兵之公三驅不戒一面開網海溼生靈不坐鋒刃海澄負固九六載矣公駐漳威在不殺信可徠貳方數月海澄來歸不遺一矢漳之士民相與頌公德鳩工建祠以誌不朽先登敢不擲管從事用勒金石其詞云鑠王師兮下南鄙頌桓桓兮揚干羽繫我

公兮篤漳祐刊之石兮歌且舞

提督許公重修陂閘碑記

唐朝彞

海澄人太僕卿

粵稽八政一曰食蓋民生所利唯在土田也望雨於天不能時若則水利興焉澄之為邑濱海苦鹽鹵難施鉏耒不無需於陂與閘陂以禦鹹閘以蓄淡也然孰創之而孰繼之者內地有陂南廂有閘則肇自郡守昭余閔公斥金經始功力繁巨後先相繼成厥績者則鄉憲副台任程公廉使若槐曾公也崇正之末重修之者則太史豫石李公是皆能憂民食利桑梓者迄於今又四十年矣事以時遷復有圯塌督戎許公聞之曰我豈以荷國事而遂忘鄉土哉

是必底厥績然公之為此亦極難矣在官而有所興造奉三尺以從事易耳鄉里私建費與役何從得乎於已則嗇於人則謗况人之常情所及見者營之遠則置耳誰其引鄉隣為同室而纓冠以往乃今者屹然告成矣問其費則公自辦民無擾也問其役則民樂趨公不強也又方馳驟於閭闕之際貽書其家子弟以趨督之不以公爾忘私廢也繼乎其創俾以未久民之利哉抑亦前諸公之所賴以不朽也公諱貞字蓋臣邑之六八都人始鎮建昌以偏師破賊十萬立功於麻姑二聖之山迨進提督克定城邑綏流亡諸大勳猷國史書之故不復贅茲役也費金三千有



奇計役凡六十日日各十人始康熙辛酉孟冬迄壬戌春李而竣制高於舊且四尺父老能言之矣因書於石無忘公德且告乎後之人必鄉土爲念其監於斯而是法是式

九侯山記

戴冠

漳九侯以對峯得名京輔表于崇岑壤奠展于麗屬取義最晰而學者本圖經九侯對夏緒之說乃謂禹後之封其數九皆有神焉主之山意走章貢長汀至小西天亘千里許當無諸盡處遠望一片青而激瀑奔沫乃不翅千包萬絡如踏滄海摩蒼穹恍忽江海又適在頭上日月乃出其下山門兩大石初無闌鑰客至輒有風如千隊萬騎自堂

奧間放出遊人巾裾與岷壁藤蘿花草相摩戛而鳴壁上大德中僧無碍鐫九侯名山四大字及近代羅近溪沈心泉周本卓諸題識皆爽颯欲動騰躍一罅天望海外國只一點光塔仙人碁盤裡真天明巨觀也門左西折有石牛極淨徹眠香稻中上截徑似天府皆千仞許石欲墜不墜疊觸而成縫合筍接有竅皆天下千丈潭日光穿扁處復難爲涯底始折而東長松修徑時聞鶴鷄犬聲對望巨石楞然如雲霄中人也瓶鉢跌坐是名三寶其下方香樹蒼鬱僧院在焉一道珠飛玉濺再歷五儒書室天然橋濡足蹇裳而至而所謂九侯者殊相端好終日伶禮几案

海山元 卷之四十五  
間舍旁雲根注水盪激是礪非松終古疑義然而霆雨鍾  
梵交作之中直有一縷靜晰可辨老衲不厭也按圖記松  
礪雲根在巖左松礪遠近穿引玲瓏以礪名者不可勝數  
獅子峯則跨其巔隙處又是一小天門能以惠風震懾百  
獸其下鯉魚石噴薄淋漓有東臨礪石之意循雲根磴道  
五六十層拆而上始爲福勝巖巖中氣候又與下方院殊  
絕袖烟羃嵐須臾不可認識石齒齷立類當年編覆今已  
頽落省架椽劈柱之煩全展嵌坼現此龕胎骨耳西檐之  
高接三寶石東乃爲飛來佛石船丹鼎之所逢迎又東爲  
風動石香爐峯花餅峰則徐歎微唸不可捉摹其蹊逕惟

燕乳麝香往來非樵子之所能至矣自下方院至此所遇  
墜碣殘碑皆李唐宋元時物惟福勝巖始有清泉名號劉  
劃問清泉與書室石屏梅月諸儒皆先後是山隱君子人  
知此山巒竅之奇而不知由天然橋下跨幽絕險緣羅漢  
太極桃源諸洞上飛來龕出頭盤拆千丈峯只一線地知  
香爐花瓶二峰之凌雲漢而不知其擎立圓淨供養三寶  
之莊嚴知 山靈而不知山靈之善獎 君子

亦攷圖經而不 盡之責也嗟夫虎邱六橋旣以鉛華口  
實石梁大小龍湫猶有導從傳呼氣咄咄逼人惟九侯扁  
舟溯流蕩漾長湖不三十里徑至巖嶺下列榮鳴騶之所

不到真氣全者此山耳所念巒壑依然而名德春糧以寇盜豺狼退轉者已不能一二數前人志咏半沒苔蘚或磨崕又不知後之視今何如今之視昔吾將問諸九峰

重修雙溪壩碑記

陳汝咸

山川盤鬱之勢結而爲郡縣凡人文盛衰物力消長之數莫不由之非偶然也浦邑西南皆山水泉出焉其自南來者由平和滙於梁山自西來者由南靖歷巖前溪近而繞城紆迴曲折東行爲鹿溪以入於海蓋平和梁山之水趨於石壩南靖巖前溪之水注於大脚盆所以通蓄洩資灌溉也歲久壩圯大脚盆亦潰西南二水順流奔放直出鹿

溪遂使繞城十餘里之曲流竟成枯涸居民苦之前任令朱君葺而復壞都人士咸請於方伯黃先生曰先生邑之賢大夫也爲善惟恐不及向者學宮之修暨吾邑興利諸盛舉皆出自先生此事非先生莫能任先生慨然曰雙溪石壩宜築也大脚盆宜塞也雙溪石壩築而大脚盆不塞壩雖築無益也大脚盆不塞別開一河以殺其勢雖塞無益也遂詣其地相度形勢斟酌盡善詰朝舉事凡工作畚揀灰土木石之具咄嗟立辦或有因私撓之者先生爲之愈力務以不惜費不憚勞爲久遠計始事於乙亥越歲丙子五月而功成計費白金二千七百有奇命男尚寬置香

爐埭義田二十六石種歲收租五百石以備不時修築之費於是都人士喜相告曰美哉此舉世世利賴其敢忘方伯之功是役也出財力以襄事者爲署海道江公舉署郡守范公廷謀城守遊擊李公涵邑宰朱公自陞邑丞劉公自強署尉馬君士奇縉紳林君登虎王君易明經蔡應鉞太學生黃賜黃台佐於例皆得書

清茗書院碑記

蔡世遠

皇帝御極之四十有二年例應分遣廷臣視學四方  
上特重其選召翰詹詞臣試者再復飭大臣保舉非聞望素優  
學行兼至者不得與是選而吾師吾興沈公適膺閩中之  
命閩之學臣不統於督撫自公始歲科既竣三山人士構

祠於烏石山之陽扁曰清茗書院公卿有若溪故也於是博士弟子員再拜稽首而誌之石曰今之稱學使者莫不曰惟公與明矣今公兩試所取文武士凡二千九百九十一人纖毫不雜以私可不謂公矣乎公所巡歷羣無留良之嘆可不謂明矣乎公亦可以上報

聖王而下對諸士矣雖然竊謂此不足爲公異也方今

天子聖朝文治振興諸學臣爭自被濯以佐太平誰肯厚自封殖目迷五色以爲國家羞况公一代偉人了然宜無難者所難者公之清公之慎公之寬厚忠恕淪浹我閩耳公之始入仙霞關也向天與神告曰自茲以往某有敢負此心

者不復過此閱爾時聞公言未即信也及試一二郡衆乃大服即除補起復諸事例亦飭胥吏都不用一錢胥吏至互相語曰公身自如是復何言也往時學使者巡歷所至供億所煩公省其費十之七日吾寬一分則民間寬一分物力也帷帳服物下至織悉器具試畢一一還歸本州郡不私毫末也試之日晨向天九叩曰願天牖其衷使得佳士也所親僕從及吏胥足跡不得到場中巡察封識甚嚴也公又嘗言吾於才多處苦遺珠才少處又苦濫額美惡只於毫釐辨之蓋其難也諸生補弟子員在三十年以前者不置下考其他下考亦減從前之半體

聖天子優老恤才之意終仕未嘗苟循有司褫革青衫一人正  
試外課詩賦雜文以敦古學新進文武生每月有課病學  
者鮮熟傳註特頒條教示以限年讀書之法且曰士貴立  
品汝輩苟無品卽獵取科第擁高官厚祿吾不忍見也至  
武選一途世久目爲具文或視爲利藪公曰吾爲朝廷慎  
選舉爲國家儲將才何可輕也試策論後躬自校射射中  
者卽行面試文理優而與前卷字跡符者然後取之防代  
筆且倩射也嗚呼以公之公與明如此小子等敢一言以  
斷之曰誠而已矣昔溫公稱劉忠定一生惟誠字縱橫妙  
用無處不通趙清獻日所爲夜必焚香告天無他誠故也

誠則純乎天理而萬善隨之今夫學使之官苟誠有不足  
則重於文而輕於武勉始而懈終慎大而忽小身家誤之  
功名誤之苟可以爲之念誤之左右擁蔽誤之彼其初豈  
不嚶嚶然自命哉理不勝私故也公至性過人學問純粹  
視學三年無一念不與天理相往復天理盡則人情畢周  
若農夫自謀其田梓人執其斧斤準繩以度物故能兼此  
數善如此不誠而能如是乎今歲科兩試已畢公所自盟  
于天與神者可以告無憾矣閩中之士無論遇不遇言及  
公至有感泣者卽至山村里巷野老行商兒童走卒莫不  
歛歔感嘆謂數百年來未有也是豈浙水吳山所流行樂

積磅礴陶鑄而成者與抑由我

皇上神聖求治育才知人善任故天間生哲臣以爲社稷隸也公異日立朝事業勲名正未有艾小子等幸得廁公門下亦宜不自菲薄痛加刻勵倘異日或身立名成使人指而數之曰此某年某公所得士也庶無負公一片誠心而稍以報公之萬一也夫公諱涵號心齋浙西歸安人丙辰進士

按清茗書院各郡多有會城烏石山碑記亦用此文云

月湖書院碑記

蔡世遠

國家定鼎六十餘年浦令更者以十數未有立生祠者有之自四明陳公始或問公何以得此於民耶余曰公之美梁鹿德頌言之詳矣雖然姑試言其概公爲介眉先生令子先生學行爲當代所宗公本其家學由翰林出宰吾浦浦故繁劇難治公正已率物法立令行浦人抵掌相慶曰六十年來無此矣浦賦役故偏累小民黠者往往相緣爲奸公旣至究徵收法均保甲以二百家爲保家第其口之多寡而籍之以供役五年一編丁卽按而增損之令民各爲親供計其實產自封投櫃雖至親無所波及其始也好猾皆以不便病公公毅然行之至於今公私利賴課不懸於籍吏不呼於門是則公之良法美意大有造於吾浦者也浦黍號名區自高東溪倡學於前陳剝夫黃石齋繼起

於後彬雅爲閩中首屈公益加鼓勵以文行交脩最多十月初三十八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初一十五課時文二古文詩賦各一崇正學闢邪教籍其堂爲育英肄業所十餘年間砥行立名通經博古之士比肩接踵嗚呼公作興之功不可忘也今歲二月總制浙閩梁公大中丞張公以南靖地雜山澗谿谷萑苻時竊發廉公才守上于

朝調公南靖靖與浦爲隣邑浦人素知靖令賢然於公特愛戴甚相率赴憲請留旣不可則歸取田器塞縣署門桔槔耨鋤山積公每出則必號於道曰公母去公感百姓之厚也揭示通衢曰吾在浦十三年無善政以及爾民今又煩苦我父老子弟心甚弗忍雖然此

上命也吾不行將獲譴且代吾猶吾也吾雖在靖心猶在浦也衆皆感泣會有金藩憲公子令粵東者以事過浦往拜公至門問故衆跪伏曰吾儕以留賢父母不得過如此公子曰吾爲百姓屈從角門入耳次日公子出北關數百人焚香遮送於道曰公子幸爲百姓遍告當事還我陳使君越四日浦屬共聞公之將行也窮鄉僻壤扶老幼至者及萬人公出衆塞街巷環跪泣曰公母去擁肩輿不得行乃入李太學家給衆曰吾爲諸君暫居此若等赴憲請得命留矣衆大喜比昏稍解以數十人卧守李門度公之出必由



東門也則更以百人守東門夜過半公假城守二騎扮巡邏者問道由北門去卧李門者醒疾走東門問守者守者曰無之馳至北門公已出矣更率追送十里許與公泣別而歸時康熙戊子六月十三日也嗚呼士君子束髮受書肆意譏評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迫于上司之供億或苦于酬應之繁多夙昔清操消歸何有親朋相規勸云見諒雖有小善寧足贖耶公泣浦以來凡百艱辛皆備嘗之勁節凌霜久而不變十三年來素絲不染白玉無瑕其政事又彰彰如是公可謂真讀書人不負家學者矣公爲政嚴明奸胥豪猾動繩以法無所假借持之急至有造語以謗公者今果安往哉余於是歎公道之在人心而廉吏之未嘗不可爲也公去後浦人歛金二百有奇構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月湖者所以表公之清且明又公鄉有月湖故也衆共徵余言以爲記余弁鄙不文謹據實書之如此公諱汝咸字莘學號心齋浙之鄞縣人辛未進士

合祀陳黃二先生碑記

蔡世遠

唐陽亢宗爲國子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西山真氏喜誦斯言以示學者蓋以忠孝之理蘊之於心則爲所性所命之精發之於用則爲事父事君憂國理政仁民育物之實古之大忠大孝者恩怨不得而毀譽時

世不得而磨滅俎豆千秋崇隆如山嶽炳耀如日星不可掩也當明文皇篡位詔至漳教授陳先生名思賢升明倫堂鳴鼓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安在諸生從之者陳子應家曾子廷瑞林子旺吳子性原鄒子君默呂子賢縷經設位爲舊君哭臨如禮當事執送京師咸以身殉迨明運旣終石齋黃先生抱剛直不回之氣丙戌三月五日死於金陵及門蔡子春溶賴子繼謹趙子士超毛子玉潔繼至抱其頭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卽來矣四子同時就義嗟乎君臣之義師弟之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吾漳鬱積清奇代多偉人一則抗節于明初一則殉身于明季其精英靈爽雖謂之萬世不死可也嘉靖間學使邵公疏請祀陳先生于泮水之前以六生配有司春秋致祭後因傾頌寄主于名宦祠中石齋先生則經制撫學使諸臣之疏請祀之鄉賢而四子尚闕夫陳先生直斥文皇之篡明之有天下者皆文皇子孫也然邵公疏請之肅廟名而祀之黃先生忠于勝國然制撫學臣共疏請之我

聖祖仁皇帝

允而祀之此以見秉彝之好萬世維公而褒節錄忠

尤興朝之盛事其關於風教倫常豈細故哉漳人議欲特祠奉祀而限于土木之役僉曰郡城芝山朱子祠後堂以黃勉齋陳北溪王東湖陳刺夫配前堂開敞軒豁敬于堂

之東奉祀陳先生以六生配堂之西奉祀黃先生以四子配夫文公平生講明踐履大端不外于忠孝觀其居家立朝公誠懇摯剛大之氣塞于兩間二先生及其徒生於數百載之下在三之誼守之不渝前後相輝映如此可以升文公之堂而無愧矣適際督學按部所屬紳士咸集斂金爲進主入祠之費并置春秋祭田以永其祀是日也衣冠而拜祭者近于人亦可以頌廉懦立矣

鹿坑巖院湯道士記

國朝 漳浦 蔡可遠 知縣

浦南三十里許有山鬱紆環曲巖嶺深秀名曰鹿坑坑之中有樓有石屋從石梯層上有巖環巖上下有雜樹菓木

道人心鏡所構也心鏡吾邑雲霄人姓湯氏賦質淳樸敦于友誼未入山時與友陳森同居相善也森早天子女笄笄無依心鏡爲區置衣食而教誨之撫之如已子厥後森長女富娘撫弱弟矢志不嫁潔清自守邑侯陳公以貞孝旌其門陳氏固有賢女哉抑或心鏡有以成之也心鏡將資用器具盡付陳氏子獨身歸山與徒法山日以修行爲務創置山田種三石有奇自耕而食自採而飲非道其分毫不取邑之君子多與遊處以爲心鏡雖遊心方外弗與四氏齒然其篤友朋之誼甘淡薄之情確然定守蓋亦有足者豈與世之素行多累畏曲難問鈎名弋利者比哉今

余偶至杜澗欲一再遊其地或曰心鏡死矣余曰噫  
 既果死也耶既而其徒法山介黃君乞余記之余曰心  
 之心得以垂不朽也嗣心鏡業者居其居心其心行其  
 勿狡而飾勿荒而嬉心鏡死且不朽矣豈特山靈永護  
 勝跡長存而不毀墜也哉

重修威惠廟碑記

童華

乾隆二年春華承

恩命來守漳州漳州人祀開漳陳王於北門之外華檢閱  
 郡志考其世系喟然而嘆曰王之世祀也宜哉蓋自唐以  
 前漳固未隸版圖也漢平閩粵以其地屬會稽終漢之世

未嘗建郡晉宋以後始置晉安其間負山濱海王化未及  
 之區羈縻弗絕而已况漳在七閩之外山蠻海寇豺狼鯨  
 鱷之所盤據省方問俗繡衣直指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化  
 日而死於流離盜賊者不知凡幾矣王之父子屏關而鎮  
 定之身經數十戰王臨陣授命沒而為神世有封號自侯  
 而王廟食至今不替是漳開疆守土之正神也若之何不  
 敬王諱元光州固始人也父玉鈐衛翊府左郎將諱政  
 以高宗總章二年進朝議大夫統嶺南行軍總管平泉潮  
 閒獠寇至雲霄江曰此水似清漳因以名州儀鳳二年王  
 隨父入漳父卒代領其衆以輕騎剿擒廣寇陳謙等嶺表

平奏置漳州於泉潮之間增闈爲八詔郎以王爲刺史王乃剪除荆棘招集流亡治陶埴通商賈勞來安定漳始得與中土並王經紀有法號稱治平景雲二年南蠻叛王輕騎討賊賊衆奄至沒於陣郡民巷哭事聞詔贈豹韜衛鎮軍大將軍封臨漳侯諡忠毅立廟賜塋子珣嗣討平蠻賊手斬父仇得其餘黨復爲州刺史卒子豐嗣豐卒子謨嗣皆克脩職業郡民愛戴元和十四年謨卒始易他姓陳氏世篤忠貞宣力王室掃盪寇虐奮不顧身使邊海而南咸奉正朔化蠻貊之俗爲冠帶之倫其有功於漳最大續承先業克成厥勳且戰且耕以養以教賢親樂利傳子及孫

自高及憲歷唐室十君自總章至貞元歷年百有七十使海隅之民不被兵革扶老攜幼得終其天年至今禾麻廬舍溝塗封壑山林村木工商器用皆王之貽其有德於漳最久昔韋臯鎮蜀歷有年所封王廟祀王之忠義於韋有光而世家不列於唐書事業不載於紀傳自唐以來文人學士稗官野史蒐羅異聞者皆不及焉僅載之郡誌而已非仕宦至漳者無由得見嗟乎以王之豐功勁節炳若日星守漳五世深仁厚澤五百數十年之久而世莫之知以此思天下之太古今之遠有立於時無聞於後多矣况乎山林潛處之流閭里獨行之士其泯沒無傳者又何可勝

道耶抑華又聞之在易乾之九二曰善世而不伐老子之  
訓曰功成而不居王家世醇樸意者不樂有身後名歟故  
子孫未有數其事績請於朝廷宣付史館者卽以昌黎韓  
子之貶守潮州與王之後人同時同地而未嘗屬爲傳誌  
以顯其先人則又有以知後世之奔走乞言於公卿大夫  
之門以過情失實之詞揄揚世德以爲光寵者舉可輕也  
龍溪合申君景雲議修開漳廟華助俸錢三萬以其前殿  
奉王之像爲饗堂又新其後室置木主五座玉鈐公南向  
而坐以子孫序昭穆配焉聚忠孝於一堂郡人之祀禱報  
賽四方之君子游覽蒞止溯其淵源可以奮興感嘆也已  
後之官茲土者嗣而葺之無俾傾廢是 國家崇德報功  
之一事也與

重脩鄴山講堂碑記

潘思渠

鄴山峙漳柳營江之上距萬松關十里而近有明大儒石  
齋黃先生講學地也山舊名蓬萊峽曰焦桐山者崇正乙  
亥初名之山殘破類爨下桐也曰鄴山者癸未載名之山  
有石翁數輩離立蒼煙中戍削清古似鄴侯也凡此皆先  
生自况先生遇不及泌而道濟天下則一故漳人從而名  
之焉先生旣死難漳旋被兵鞠爲茂草所謂與善三近樂  
性諸堂咸廢而選真之臺逃雨之巘亦崩圯第塞數石翁

躑躅失所依葢百餘年來海濤江雲晨夕異態過客莛豎  
臨躬而太息卒未有議復之者高密單君德謨分廵之次  
載讀先生記慨然謀興建諭於漳人踴躍而赴徵工庀材  
經始今春三月迄冬十有一月以次告竣糜白金一千兩  
有奇君與守令各出俸銀而餘皆好義者所輸在籍工部  
主事王君材暨員外郎林君編實董其役旣成將帥漳之  
人士講肄其中而來請記單君可謂示邦人以尚德矣明  
當正統以後姚江江門之說旣行士大夫同聲附和無不  
袒金谿而集夫新安者先生晚出窮海之濱獨能崇尚朱  
子毅然以講明正學爲己任其杖履所至在浙則大滌書

院在閩則漳之紫陽書院而最後憇於茲山揭先聖賢見  
聞知之圖撰講儀具琴瑟鍾鼓立監史讀誓戒獻酬歌詩  
主賓百拜四方問業之彥溯江而會者數百人葢禮樂彬  
彬河汾矣何其盛也先生爲學觀天人之際窮理盡性以  
至于命生平所著入聖域資治本者其書滿架而易象正  
三易洞璣洪範明義詩表正春秋表正探索幽蹟張皇大  
中讀者不能盡通其意葢其深思厚力軼前後鄭極數知  
來同康節而要歸於愛君憂國之誠而必伸其崇正黜邪  
之志則又合李伯紀朱晦翁爲一人嗚呼先生當日以鄴  
侯自况詎知論定之後其道更尊於鄴侯有如此哉方先

生立朝直言諫諍始彈烏程宜興繼劾武陵批逆鱗頻死者數矣使稍從容以待時變則出或不見斥卽斥亦不至受禍若是之烈然先生甘之如飴而屹不爲動者其道然也南豐之論顏平原曰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惟歷忤大奸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學者登其堂讀其書而畢然想見先生之爲人亦可以知所自立矣先生門人從死者賴繼謹趙士超毛玉潔蔡春溶守講堂不去者魏習叔拾遺文者洪思而同郡太學生涂仲言論救杖成先生之陳少陽也單君旣祀先生於樂性堂而以諸子風節足與茲山並峙故耐單君丁未進

士爲尚書郎御史有聲漳守金君溶大興人庚戌進士亦御史來領郡龍溪令袁君本濂皆用循幹名七閩者爲備書焉

長泰縣清理雙圳陂碑記

潘思榘

晉陵人

漳之屬縣長泰之東北鄉有儲水之陂曰雙圳者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邑人陳耆之所築也自丁酉距今蓋積歲五百三十有二矣世遠制隳旁近奸民有盜墾爲田者其裔孫草訟於令爲之履勘清理具圖譜列顛末來請記以文譜載者在理宗時以漳信人和二里之田歲苦旱與妻顏氏謀易已田以興水利寶慶二年得請於朝嘉定元年



江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陂成按史嘉定元年爲寧宗改元之初是年戊辰也寶慶二年爲理宗卽位之二年是年丙戌也自戊辰至丙戌相去十九年豈有告請于後而告竣於先者蓋理宗四改元爲嘉熙歲在丁酉其誤熙爲定無疑而譜失之郡縣志復失之甚矣文獻之難徵也譜載水來於珪山之麓隨所注屈折規堰寘犇爲陂塘三十六爲圳三百有奇上關漳信之烏石潭下滙人和之歐馬溪以入於龍津大溪縣所由達郡之河也設陂長時啟閉共漑二里之田萬餘頃按縣所勘圖其創陂之始自烏石潭引水至上苑社陂曰雙圳自雙圳而下至古倉社陂曰開禧遂分而東西流東陂爲

陳陂爲陳塘爲田仔爲洋爲長背爲蓮塘爲陳洋爲大夫坊西陂爲上源爲竹木爲後溪爲湯湖爲洋溪爲山重爲羅鼓爲新塘計陂十有六而合流於歐馬溪今土人目曰十五戶陂者山重崩而廢其一也譜誌皆曰雙圳陂者從其施工之始而名之也凡雙圳以下之水彰信受之陳洋以下之水人和受之羅鼓新塘之水二里均受之由陂而醜圳而沃田所被二十餘里旱得以蓄而澇得以泄皆耆功也故廟食以報焉今陳陂尚如故而西陂之山重旣廢下流湮塞羅鼓新塘旣涸耆廟亦圯且譜誌皆載陂塘三十六可勘者見存諸陂耳餘卽陳氏子孫不能指其處

今日之清理久益不可考矣夫奸民之盜爲田者徒覬目前之利田增陂隘而水無所儲偶遇旱澇則二里之田胥病是益一已而損及萬家農之蝨賊也今理出盜墾卽責以挑復且倡營者廟立石垂久可謂能舉其職嗣令有踵而修浚者縣爲請獎盜墾者陳氏子孫暨陂長皆得訟於縣苟校以徼後之令斯邑者視此然東陟治矣而西陂之羅鼓新塘猶塞則雙圳陂之水利未全復而二里之農尚有向隅令豈無慕義如者者是在爲吏者有以勸率之白渠苟陂成自人力此余所望於賢令長也令涂姓坤名江西靖安人以鳳山丞權知此縣余旣爲記并鑿清理弓畝之數於碑陰以諭後云

重建鄴山講堂記

單德謨

從來事之興廢迭爲乘除者也其興也有自其廢也有因其旣興而忽廢已廢而復興也總有數以主之而藉手於人以扶持補救於其間明石齋黃先生理學文章經濟氣節非特南閩冠冕而天下後世羣奉儀型也昔嘗講學於漳郡東曰鄴山時當道縉紳四方人士環江拱聽者日以千艘建與善三近樂性爲堂者三崧窿盤砥爲臺者五爲壇者一廣輪鱗櫛爲書舍者百有奇歷歷可攷焉日月幾何荒烟蔓草斷崖崩澗故址已盡消磨矣夫有廢而莫之

興守士者之責也前賢之芳規遺跡聽其湮沒而弗彰亦都人士之羞也戊辰夏余自錢塘移廵漳南省方望古求所謂鄴山者慨然爲興復之計爰借守令各捐廉俸以策馨鼓並告漳士大夫共襄厥舉遂諏日啟基鳩工庀材仍其舊制經始於季春越孟冬落成進子朱子暨先儒先生神位於堂率僚屬人士行釋奠禮成諭於衆曰講堂之廢久矣今茲之興固有天幸亦先生靈爽實式憑之倘繼起有人登先生之堂深仰止之思以理學文章相砥礪以經濟氣節相期許將私淑無殊親炙而在朝爲汝翼汝爲之碩輔在野爲有體有用之真儒則謂先生至今存可也余於漳人有厚望焉如云脩舉濼墜潤色山靈祇以娛騷遊之目增登覽之勝是亦羽客縑流之結緣募施與祇園給孤等爾又何闕輕重之數哉

重建黃勉齋先生祠記

國朝 黃可潤 龍溪知州

有宋道學之統至紫陽文公而集其成文公門人最著於閩而稱高第得正傳者勉齋先生與北溪先生二人而已當文公守漳時勉齋與北溪俱常從遊郡齋北溪發明道蘊精深詳盡文公嘗謂南來喜得安卿勉齋志堅思苦言行事業必本乎天命正乎人心文公與訣書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先正謂勉齋得紫陽之真傳可爲考亭之

大宗其有功斯道尤懋也北溪舊有專祠勉齋先生祠始  
于明正德中大守陳公洪謨謂勉齋先生既嘗侍學于漳  
且有分派在焉爲立祠芝山之麓以其子孫奉祠而脩祀  
典焉第日久傾圮郡侯桐城張公廷球怒焉念之思以昭  
先賢之德而妥其靈爰議作新捐俸重建簡能員以董之  
越月而成規制之壯丹雘之飾煥然完美夫北溪漳人也  
而勉齋則學於漳而派衍于漳也其在詩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世未久而居甚近後之人思典型之不遠緬流風  
之尚存讀其書以想其言行事業追而則之服而行之由  
先生之學以窺夫朱子之學則海濱成鄒魯之風而張公

之明昭光烈而鼓舞後人者功甚鉅斯祠之立爲不虛矣

新建奎光閣記

國朝 許元瑛 進士

邑舊有龍文閣在南河石壁峯上壘石爲山凌空架閣層  
樓聳翠與東塔對峙爲縣治水口鎖鑰規制雄壯甚鉅觀  
也滄桑變更而後不知頽廢何時今乃基址亦并汨沒談  
者惜焉浮梁姚明府莅靖以來百廢具舉議建奎光閣於  
儒學泮水之上都人士聞之咸歡欣鼓舞謂文明之兆將  
啟也按天官書上庫樓爲文章之府故歷代五星同躔奎  
宿史奏賢人聚蓋天光下臨地液上載其鍾靈毓秀苞孕  
英豪感應不爽是以申呂嶽降傳說騎箕古今所傳不可

江少府志 卷之四十五  
誣也今天下府州縣皆建奎光閣以應天文人文之瑞况  
乃靖邑學宮榜山前列雙水環帶馬蹄上御街巽峯文筆  
侵雲爲之應所以及第元魁閣部名臣間世而生但術者  
謂城垣逼近內局狹窄宜高建樓閣以收遠朝納外秀渾  
而爲一則莫與匹其休矣茲幸賢父母先後提挈而闔邑  
紳士尤喜輸將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登臨憑眺包羅萬象  
視昔之龍文閣更有加焉繼自今人文之盛應乎天文都  
人士之接武而起者不且後先輝映長爲歐寮生色也哉  
謹書數言以紀盛事

鄴山講堂石壩記

黃寬

鄴山講堂前北溪流橫繞折南里許爲虎渡橋潮汐至焉  
夫以兩山蹙縮激越春夏之間上游積雨水勢彌衝決爲  
鄴山患今歲孟秋名工輦石築壩大小五以拒流復沿岸  
植榕竹桃柳蘆荻俾盤根以爲固舟中望之週遭映如八  
仙源江中有巨石浮水上曰游磬架石梁其上時步履履  
之山光水色盡入心胸是役也爲保護山足謀而已增是  
山之勝不可以不紀

鄴山講堂圍牆記

鄴山講堂興七載垣墻尚闕無以障其外而界其中今春  
與王君文烈謀諸同人成之其外右方自紫霞門繞珠江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堂樂性堂至雙峯亭後距山左方自與善堂護屋後距山中自藝蘭閣橋院景文樓夾三近堂連與善堂縱之橫之連綿迂曲計長百三十丈有奇爲門十一窗二十有六於是外之門墻屹立中之途徑幽通藏脩息游斯稱適焉或曰紫芝陸渾山水不設垣墻椰子厚以雲爲藩山爲屏子胡汲汲於是不知意各有取也

重濬漳州郡城濠溝碑記

蔣允焄

漳州自唐興元初刺史柳公少安奏移治所於龍溪其形勢負山襟水蔚爲八閩名郡然山體奠定而水之支流附近城郭者或疏或壅隨時而異形家言以爲物力之消長人文之盛衰皆視諸此城中故有濠始于西北而中分之爲東爲西創自宋咸平祥符及紹興間置閘門三歷元明代有經理我

朝

海氛平靖一濬于巡道朱公鴻緒再濬于郡守張公廷球而收厥功者郡守金公諱溶余座師也乾隆庚辰余自福州移守按郡邑志讀及碑記未嘗不歎公之盡心水利爲國籌久遠者功甚鉅也越辛卯余自臺移節再至清漳則見濠間故道填塞積土至高踰兩岸郡之氣脉爲壅阻因憶余師記中有云俾後者保障勿替噫是果誰之責耶明年仲冬歲大稔余同郡守李君維釭龍溪令崔君繹商其

事捐俸以倡邦人踴躍爰按故跡分兩閘趣工董東濠者  
為鄉紳鄭蒲郭履楷舉人詹恒王廷珪李雲漢鄭芳圃諸  
人董西濠者為鄉紳劉希周舉人郭于青林揮吳暲鄭紹  
徽諸人兩濠既竟併濬近北之中濠迄癸巳夏五工竣費  
白金五千五百兩有奇于是潮汐相通悉從故道積污畢  
消清流可鑑兩濠之水出閘口皆得滙入南溪矣城外之  
濠左自城東北環東門至南城門會東閘口之水入于城  
中之東南濠右自城西北環西門至南城門會西閘口之  
水入于城中之西南濠舟楫往來利莫大焉邇者民安物  
阜比戶恬熙大比賓興人文蔚起僉以為此皆濬濠之明

效大驗也乙未秋余忝晉陳臬郡人士丐一言以垂永遠  
爰樹顛末勒諸貞珉尚冀後之官斯土者繼引勿替焉

上淵聖皇帝書

以下合康熙志編入

漳浦高登承務郎

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慙愚不  
識忌諱以一布衣之賤論宰相非才敢與策命大臣爭曲  
直臣罪當萬死然臣所以奮不顧死為陛下言者正以宗  
社存亡在茲一舉從臣保祿位不肯為陛下言諫官畏權  
勢不敢為陛下言士庶冤憤望闕呼號又從而誣之以為  
起變亂之禍是陛下聰明已為姦邪所蔽陛下謂能去小  
人臣知小人日進而得志陛下謂能用君子臣知君子日

退而遁身陛下謂能脩法度臣知政事日以委靡陛下謂能安黎庶臣知百姓日以怨嗟臣知中國之土地日以侵削臣知四裔之桀猾日以盛強臣知祖宗數百年之基業必傾覆於陛下之手臣不勝痛哭臣不勝痛哭今在位食祿者既皆不爲陛下扶顛持危而臣欲以區區一葦障江河之流可謂不自量已臣念蒙被教養十年于茲儻亦隨羣逐隊緘默而去是臣重負陛下臣實不敢愛死臣今月十二日伏觀黃榜揭示樞密使吳敏劄子洗雪前宰相李邦彥無辜事再欲優加恩禮以起邦彥臣見道路往來之人間有竊笑者有歎息者有揮淚者無不飲恨而去已而

次日復聞以吳敏以少師張邦昌以前宰執出使不問有識無識萬口一辭咸曰又如是竊惟陛下自卽皇帝位天下之人本以堯舜望陛下意陛下必舉十六相去四凶如堯舜所以爲民興除大利害者無何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議人人翹首拭目以待事息而覩維新之政大旱望霓莫此爲急奈何陛下首納敏黨與之言且以播告中外意在復用邦彥而又以敏邦昌爲相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夫邦昌等姦邪閭閻細人能言之臣不復縷條冒瀆天聽祇以太上皇處之政府如其久坐視天下安危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引



小人而加膝擠君子于深淵綱紀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昨日之禍上皇引咎歸己遜位陛下倉皇南幸不獲甯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且偃然自恣尚欲朋比爲姦蒙蔽天日傳曰觀近臣以其所主以敏之力主邦彥則敏亦一邦彥耳使敏而有識知邦彥之姦邪是敏欺陛下是敏之大不忠其罪又非邦彥比敏自策命以後一事不能有所建明人猶以守正之士期之今而如此則敏之平日一旦掃地然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不惟歸罪于敏且以陛下爲不明之君臣故恐大失天下之望人心自此離矣陛下若以敏有策立之功

寵之上相是陛下報一己之私恩而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也陛下胡不虛相位以待賢者之來如徐處仁如唐恪如馮澥如黃琮如黃次山如祖秀實大可以處之政府小可以列之諫坦但今侍從左右諸臣亦皆知此數人才德然不肯爲陛下引用者恐其獲用不利于己耳陛下能聽臣言乞賜俯詢侍從彼雖嫉之如仇然亦不敢厚誣以爲全無能也詢黃琮則于會歷福建任者不然則凡福建人皆知之詢馮澥則于會歷四川任者不然則凡四川人皆知之黃次山祖秀實則賢關素所推服不患不知如徐處仁如唐恪固已見其設施矣臣意陛下在東宮時亦嘗與識

者評裁當世人物甲可乙否素已若白黑於胸中若此數人固當不次擢用前之數輩宜陛下平昔之所切齒者今反顛倒如是蓋當正始之際何乃遽爲姦人昏惑一至于此耶臣前日見陛下追贈司馬光范仲淹張商英以三公之爵私竊自喜謂于往昔者猶爾欣慕况來今乎然自今觀之則知陛下雖得光等不能用也夫以一季綱在陛下左右陛下諳識其忠誠尙不能篤意委任而况疏遠之人一爲奸人沮毀陛下其肯信之哉邦彥昌敏等陛下付以鈞衡使之升黜人才則他日援引而進者亦皆此徒也列於庶位果得俊乂而用之乎臣聞賢而有識者皆以宗社

之存亡卜于陛下之置相今置相止于邦彥邦昌敏等則是存亡已判矣此臣所以激切而奔告於陛下也臣又聞金人攻圍都城之日羣姦力沮神師道李綱之謀割二祖陵寢之地以啖之國人聞者無不垂涕旣而相謂曰廣地不若廣德強兵不若強仁以吾君仁聖銳意治道必能任用君子黜退小人修舉政事撫綏黎庶雖無三關猶可治也異日百蠻向風四裔效順復中國之境土殆有可期奈何事息之後小人之勢愈熾熾而君子之道冷猶灰燼觀望陛下之意惟取二三法度以更張之不能度時之宜適以遺害天下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弗孚于民而民不

之懷也臣恐宗社之不復福在于  
而不在在于陛下善  
乎蘇軾之言曰用君子如植嘉木封培之甚難而去之甚  
易用小人如長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蕃以言小人易見  
信任而君子之易見踈遠也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  
不堅惡惡不著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為賢任之且貳而  
弗專知宏恭石顯之為惡去之且疑而弗決卒焉小人道  
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猶爾况陛  
下承此衰弊之餘必欲振起中興之業不能拔擢四方之  
君子不能斥逐在朝之小人日為此輩昏惑臣恐宗社傾  
覆而陛下猶不知也臣于彼時雖欲為陛下言之已無及  
矣臣老母年六十餘別無兄弟侍養而臣又不沾陛下  
命之寵偷活歸耕于勢當然而乃不避斧鉞願效愚忠者  
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一陛下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  
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殺身破家固已無恨臣素不喜文  
章詞不足以明意臣自知慙愚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流  
涕待罪之至

建言疏

明陳真晟

龍溪布衣

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真晟謹奏為建言事臣聞布衣廷  
對苟無圖富貴之心而直欲言天下事者先儒許之以為  
可尚矧宋程頤氏大儒也為布衣時亦常不待朝廷招之

海內外志 卷之四十五  
問之而且往上書乞名對固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厥後  
朱熹氏序頤年譜亦不以爲非而錄之豈非是又一道耶  
臣卑陋至愚固不敢擬跡先儒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  
而實無圖富貴之心者也故亦敢效程氏故事焉然臣所  
以有言者非敢自專也奉恩詔有時政得失許諸人直言  
無隱之文此聖朝大開言路是欲盡天下之善以聞之也  
臣竊以爲時政得失固所當言而風化者時政之本也其  
得失則尤所當先言焉但本領大事非面陳不可伏望陛  
下不以臣爲卑鄙至愚而忽之乞於萬幾之暇賜一召見  
如古聖君下詢芻蕘故事俾臣得一陳其鄙見無他只是  
欲正士習以淳民風復三代之故事亦間易易行者也如  
所言不當甘受重誅無悔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聞伏  
候敕旨

崇真儒以陞配享疏

明林 雍龍溪  
郎中

臣聞孔子真儒之聖者顏淵曾參子思孟軻真儒之賢者  
周惇頤程顥程頤朱熹是又後世真儒之賢者孔子德侔  
二儀道該羣聖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出類拔萃在生民爲  
獨盛繼往開來比堯舜爲猶賢顏淵鄰德生知才居王佐  
學全博約傳得其宗曾參格致誠正發明聖學真積力久  
躬傳一貫子思戒懼慎獨傳授心法上稽古人如合符節

孟軻明善思誠盡心養性推明庸學以承先聖至若周敦頤建圖屬書根極要領續千載不傳之緒垂百世開人之功程顥窮神知化盡性至命繼孟氏之絕學與斯文爲己任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廣求之六經得傳乎道緒朱熹窮理力行涵養居敬心契神會道全德至洞貫五經傳註四書集諸儒大成爲學之標準宰我日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臣亦曰以臣觀於朱子有功於孔子大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臣亦曰自羣賢以來未有盛於朱子也夫孔子與顏曾思孟道學相傳統緒迭興明天理正人心崇王道黜伯功息邪說距詖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大平者也

故歷代以來追崇祀典各極其盛以孔子而當南面之尊以四子而居配享之列崇儒重道尙德報功實足以合人心存天理中禮度而適祀典之宜也若夫周愔頤程顥程頤朱熹是皆以德繼德以道傳道倡明道學而振百代之迷惑興起斯文而進來學於高明維持王化辨斥異端可謂大有功於天地大有功於生民大有功於帝王之學大有功於聖賢之道也今則從祀孔廟並立兩廡愚賢純駁不一其德行功業實難與侔不惟兩廡不可與侔雖自十哲之賢而論之則道統之承功業之盛亦不可得而及也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五  
臣又見朱熹高第陳淳字安卿與臣同縣人也其識趣高  
超充養純粹早聞伊洛之學卓有高俗之行迨乎朱子牧  
漳州則奉贄求學講論郡齋深思默會博極羣書貫徹精  
粗朱子每語人曰區區南來喜爲吾道得一安卿及考諸  
宋鑑則曰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  
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多所著述夫陳淳之在當時不  
惟見稱於朱子又且具載之通鑑則其爲人之賢槩可知  
矣然宋鑑既稱多所著述想在當時傳必廣經今歲久只  
存性理字義一書實足發明義理羽翼道學他如遺下文  
集凡五十卷文皆精當切實有補風教我朝編集五經四

書大全多見采錄以惠學宮其事功亦不爲少矣然周惇  
頤程顥程頤朱熹生於宋世道德已自尊顯既沒之後著  
作卽李道傳太常卿徐僑禮部尙書李真皆以從祀爲請  
淳祐元年下詔特令從祀孔廟然以四子功德之大下同  
兩廡諸賢臣竊有未安者伏惟陛下崇儒重道講經求治  
稽明禮樂超出前古崇獎儒術獨運於宸衷乞敕內閣翰  
林院儒臣及六部都察院等堂上大臣一同考究周敦頤  
程顥程頤朱熹脩德傳道比之顏曾思孟果皆大中至正  
純粹至善可以興起斯文而當道統之傳合併進而上之  
以居配享之列密邇聖人之側而爲八配以時祭享復取

陳淳著述文集另行稽考觀其德行道術果若純正無疵而有衛道之功合併收進從祀兩廡或令其本貫有司設立祠堂春秋祭祀以勵士行以敦風化通行具奏施行以昭我聖朝崇儒重道表章先正而爲不世之盛典則非常之舉又豈前代所能及哉

與馬邑侯書

國朝 陳常夏 龍溪會元

近讀明示約保不許蔭免都隅欲得均派可謂法明令具救時苦心者也但漳中胥役玩法日久部臺屢示嚴如水霜而棄爲故紙者不知幾十度矣願足下行之堅決使百姓實被恩施焉今竊以催科一事言之原催科之法以十里長而統十戶丁以一見年而統十里長龍溪比較惟比見年是使一戶而納百餘戶之糧也值見年者管圖索其白金總肯拘票噫此白金將安出乎昔僅比正供猶可節次追完今雜派十倍於原額征求多起於倉卒見年所統

大者載米千餘石小者亦數百石其中有豪強之家推托無賴貧窶之戶拖延日深見年賠累力不能支雖杖斃無益公帑而遂有轉徙他鄉逃入綠林者有之蓋以百餘石之糧而比於一見年之手卽點鐵有術未能答應無差也派額不完吏胥又進多派之說欲以補不完之額因而高下其手互爲隱匿謂民間逋欠而實吏胥侵漁矣官民兩病僅以肥奸胥之腹乃復混派於紳衿構殃於儒類當道無所覺察其實長此安窮哉救今之弊一曰比十班戶長如海澄故事令見年拘各戶長認狀取保次帶各戶長依期聽比使百餘戶齊赴公庭無旁溢之費皆以其力輸納

諸官間有雜派亦令百餘戶趨義急公輕而易舉無獨困見年之弊可免逃亡數百輩矣一日立紳儒戶冊如江南故事按都圖之內屬文武鄉紳者卽立宦戶屬貢監生員者卽立儒戶比較之日隨其名下責以輸納旣不如平日寄戶累受寄者之家亦不至派書舞文死於混派者之手功令森嚴人人奉法吏胥無所構其奸險矣自是正供催諸戶長雜派亦索之糧胥有田者隨其多寡督其供納無糧之人必其窮困最甚者也兵興以來寇賊滋盛民鳩工築寨動費數百金後寨費浩繁至輸金數百求得毀散噫民至不自衛其身甘與強盜雜處當事之人可無變計乎



愚謂免寨費使民可以避盜蠲保費使民不至為盜漳民其稍有瘳也至於山寇縱橫迫處郊市戡定之法在指顧間耳儻不尤踈妄當復借箸而言之

郡治重脩廟學記

國朝胡 官本郡判

嘗聞古之吏者必留心於教化宮非其人也但薄官于茲海氛初靖蒲目荆棘見夫學宮廟廡積瓦飛塵心焉惻之考自前守曹公荃於崇禎辛巳年鼎建崇閱織悉甲申不幸火矣茲四十餘年適憲副周公昌刺史吳公延貴相與咨嗟謀為經始不以官為不才力委任之乃因縉紳柯公願唐公朝彝張公雄劉公勃署學何公龍文暨諸士子共

職其事而考廉黃君金從明經王君際興相與竭蹶尤多起康熙辛酉冬閏癸亥春二十餘月而堂成廡之傾卸啟聖祠之敝漏者亦稍稍修葺後周公移篆臺灣吳公視鹽於省宮入覲歸來又將以內艱去凡齋祠房舍之需弗及觀其備也幸今刺史汪公世印張公仲信姚公萊皆一時仁人將必完復而光大焉教化一行士風丕變大者道德文章小者禮樂廉謹兵戎之氣庶幾乎息矣官行雖遠猶得聞而知之

恭譯

上諭講義 康熙五十二年

國朝本郡守魏荔彤柏鄉人

漢少府志 卷之五  
上諭云書稱文王善養老者孟子云七十非帛不煖非肉不飽文王是商朝時一箇聖人封爲西伯治岐周地方一時庶民百姓們年老的都愛他恩養極是周到所以說他善善老者孟子是周朝時一箇大賢因說老人家年到七十以上精力衰了非絹帛衣服便不煖要寒凍了非有肉下飯便不飽要饑餓了文王時候他的百姓沒有箇年老之人受寒凍饑餓的所以古今人都稱他善於養老這等看起來自古爲帝爲王治天下發政令施仁恩雖有許多的條目畢竟要把這箇愛養老者尊敬賢人爲第一件緊要的事務愛養老者天下人都知

道孝道了尊敬賢人天下都知道禮讓了這就是最要緊的道理都是聖帝聖王從自家一念孝弟本心中推出來的治一國治天下皆是從此念做起我

皇上是自己最孝最弟的故行出這箇養老尊賢的事總要天下風俗都孝弟的意思又恐怕這些大小臣子不能盡知又說道如今做官員士大夫的只知道做官之賢否移風易俗之效驗所以不講孝弟之本心不想這效驗是從何而來都是從孝弟本心上來的孩提之童便曉得愛父母稍長些便曉得敬兄長但令天下的人都終身不失孝弟之本心人人孝父母便是各親其親

人人敬兄長便是各長其長便成箇上好的世界人人  
孝弟家和睦天下還有甚麼不好的人心不好的風  
俗所以

皇上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因天下老人到京叩祝  
萬壽在暢春苑宮門外設宴賞賜命眾位

皇子阿哥每老人親賜壽桃一枚茶酒各一杯內中有九  
十歲以上的耆老一人

皇上召到近前親賜他一杯酒又將九十歲的老人賜銀  
十六兩八十歲的各賜銀八兩七十以上者各七兩六  
十以上者各一兩這是將養老尊賢的樣子做與天下

人看都是推廣孝弟的意思又說這箇孝弟是人生在  
世自然而然一本之親是最宜厚的從此做去尊敬長  
上和睦宗族安分守己務農爲善將風俗都變的上好  
了雖件件都是箇緊要的事情然對孝弟看來便有親  
疏厚薄之分若孝弟之念稍輕先要講變化風俗便是  
所厚者薄所薄者厚如何做得來因令各老人回去同  
鄉共井的所在各各曉諭隣佑鄉里須先孝弟爲重要  
知道此是箇風俗上好的根本凡後來行禮作樂謙辭  
遜讓也都是從此出來的如何是禮一家之人尊卑長  
幼知愛知敬便是禮如何是樂愛親敬長一家和睦終

日快樂便是樂如何是辭讓如那名分尊的年齒高的  
遇着好衣食好名節自己辭讓了不敢享用都一一要  
遜讓與他又不敢一分驕傲欺慢於他便是辭讓那一  
件不是從孝弟一念生出來象個樹木一般根本有了  
自然枝葉發生這孝弟豈是個輕小細微之事麼

皇上誠恐鄉下小民不能家家傳說戶戶曉諭因着老人  
們各回鄉井傳諭總是視天下的人如一家的人要使  
無一人不各盡孝弟就都是

皇上孝弟的度量擴充的去處又因春日正要雨澤民心  
既得天心也順甘霖連日大沛

皇上大喜悅昨日甘霖大沛田野沾足朕心大悅爾等無  
悞農時速回本地亦是

皇上以文王的心爲心見雨澤沾足畢竟年穀豐登教老  
人速回教訓子弟盡力農桑豐衣足食共享太平總是  
愛民的意思可見我

皇上養老尊賢的恩典遠過歷代的帝王孝弟到極處四  
海都教化遍了爾百姓敬聽

上諭勤脩孝弟及時耕種各養其老者各盡其心力則風  
俗一日好似一日年歲一年勝似一年

皇上愛養的聖意不致辜負地方大小官員上事君下臨

民皆有光彩矣

開漳紀

恩恭建

萬壽亭碑記

康熙五十三年

本郡守

魏荔彤

柏鄉人

粵攷虞周巡邁讓慶攸暨侯甸而遐祗服聲教懷柔之  
經固無泄無忘然婦子饑簋蔀屋俯仰欲求實繁矣本  
合萬國奉

一人乃一王心被四海非知周道濟德盛化神曷幾哉閩  
漳僻處南溟九閩萬里海波逆焰拯躋浸焚天星四閱  
焉近則生聚教養媿于上國

天子仁聖汪濊厥施親疏遠邇浹洽週遍無敢諛美其辭  
似閭閻疾苦之關照流離瑣尾之恤慰水旱盜賊之經  
畫更視輦轂且有加者昔之邁兵燹竭輸將棄田廬轉  
溝壑漳人也今士絃誦于室農耕鑿于原商賈往來貿  
遷于途才俊登進榮顯于世亦漳人也試思五十年間  
早朝晏罷兢兢業業惟恐一民不獲安一物失其所  
當之之憂勤何其懋且永歟漳人飲食居處有其常養生  
送終無所憾或不知  
帝力于何有矣守啣命宣德布惠下無以達其愛戴上無  
以明其德意何賴於

朝廷爲漳人置吏矧守古侯職也分陝之任重以周親省  
方之典責在列服任綦重哉于時道一風同而麟趾騶  
虞異其詞綏福介壽而君王父母別其號要以陳其土  
俗民情言其中心誠感俾官府朝野若元首若股肱若  
四體百脈無不相流通貫徹而已此漳人

功德必紀

萬壽必祝也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國家受命混一宇宙擴清創垂躋世仁壽

今上嗣位聖智神武蜃妖幻影風雷蕩鼓遍處清漳鯨波  
實猖築京覆隍游釜跳梁

帝赫斯怒甘澤繼澍崇墉額額羣生响响芟厥莠草籲爾  
髦士俶載公車賚予明試樓船奏績梯航惠來雕題鑿  
齒東南阜財惟嶺之高惟海之淼

帝簡繡衣綏良禦暴舳艫濟險食爲民天六十萬斛如珠  
濬淵載貸其通載發其庾載蠲其租載奠其居筵獨哀  
只黃耆恬只征夫罔恤田畯有喜萬有鬯豔百越濯輯  
效靈流峙雨暘時至茲二千石奉

詔撫膺勿屯其膏勿蔽厥聰逮下曰惠事上曰忠亭宇貞  
珉文紀輿情南山日對歌誦用興亭之喬兮南山磷磷  
朝兮亭之固兮南山鬱鬱暮兮南山南山君子萬年

重修漳州府署碑記

國朝本郡守魏荔彤拍鄉人

說者謂天下事之興廢以時然時烏能限制天下事余謂時與人值而事適際三者備而其幾方決大而社稷壇壝山川祠宇次則郡邑城郭津梁道路損益變遷久暫靡常要皆時與事會事以人成而已明社既墟聞粵不競兩島陸梁三十七載蹂躪荼毒邊海獨甚時何時人何人因循苟且迄無所立豈不惜哉清漳僻在南服兵燹數動而未鮮全瓦今

國家休養生息六十年戶口復未十之六七官民廬舍復未十之二三樓櫓亭臺寺觀復尚十不足一非不李郭專閭日夷杼謨然介在荒遠百廢無由卒舉無取諸豫防禦不戒蕩析離居剝歛漸興時乎何尤余於戊子夏量移茲郡遷延年餘始得來初至署無門吏無舍宮役擁選偏側棲止於舊司李廳事堂之前後荒烟蔓草斷垣頽壁望之惻然動念太守者承

簡表率千里修廢興利振新民俗者也乃日坐瓦礫中與士民相見褻體統辱明命何以鎮綏遠域乎晉公入蔡禮制獨尊司隸過洛威儀必肅誠以廖廓之區梗化日久體制不重觀聽狎玩不足以正教化易風俗也急謀輯修而

亦難於謀始居數月亟營大門五楹繼修二門五楹房科  
東西各九楹役處門外胥處門內分曹列居各司其職堂  
之堂端整嚴肅粗改舊觀焉越二年再成宅門川堂三堂  
各五楹二堂後爲樓居虛其窓牖匝以欄檻望雲物占晴  
雨以敷政布教堂之左右配以閣庫各三楹二堂亦翼以  
樓各三楹斷訟臨民校勘簿書宴飲寮案休息退食觀覽  
登眺之所皆具而堂之後蔚然深邃巍然環擁規模始廓  
大宏遠矣計鳩工庀材至集事慶成未嘗用漳民一草木  
及一夫之力毅然作屹然成亦事之偶然耳然比歲風雨  
調和民食足給山無伏莽海無揚波未嘗不乘時可爲謀  
事少易余烏敢自詡因思茲郡逖遠聲教頑梗叵測非勤  
宣德意寬以恤之憑藉威靈嚴以治之未易居此堂遂告  
無隕越也後之君子際明良立功業必有其人謹經營以  
俟之是爲記

漳郡山水說

國朝本  
郡守魏荔彤  
柏鄉人

魏子守漳之明年辛卯元朔次日干支與歲同攜客乘城  
環望四際因而嘆曰美哉山河乎乃揖客而進之曰形家  
者言固難盡信而辨方正位所謂形勢亦未可略也郡自  
大庾熊崗衍而東南而天寶三峯逞出奇秀祖德綿亘矣  
烏石油車之閒蘊蓄氣脉排闥送青而紫芝高棟闔中憑



高居重洵稱雄奇久爲浮屠盤踞儒墨混用前哲之所以  
興歎也郡邑建設反似偏處一隅不無卑栖之憾焉瞻審  
外勢丹霞石巖名第等於向明文山鶴鳴鳳凰奠于出齊  
員山新嶺揭鴻鎮于紳維周迴森密包羅寥濶堪輿家所  
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縱目騁覽萬象俱足獨元首  
孤露城外脫冠冕而蓬首則尊崇之體不具矣邑人版築  
鋤鍾有司不戒齒牙峻嶒師訟數興豈無由乎若夫遶城  
郭通潮汐誌言風氣之萃止於南溪也是已與郡西北之  
九龍溪相爲環帶合流朝宗滙派千岩迴瀾九曲雲漢昭  
回於斯可目復約以紗帽水頭之鉗鈕局以圭嶽鎮衛之

關鎖天造地設陰陽合德清濁有章然比來之詠三星而  
嘆滄桑抑又何邪間嘗思之山水之顯晦各有其時人謀  
之得失各異其應何則地待人人待時而遲速之數則有  
所操人待時時待地而靈頑之體又有所變此災祥之所  
以不一而治亂之所以難齊也然尙有說焉莊生云水之  
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  
翼也無力今漳之爲郡山高而水不深形大而力不厚風  
俗忠趨於浮靡人心恐流於儂薄學術事業恐華而鮮實  
盛而未永是不可不知所以培之也建閣陞塔壘邱疊阜  
培之使高鑿河濬隍垣堤束閘培之使深猶未也吾夫子

不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天地以山水爲性情人心以仁知爲性情仁知形上之道體也山水形下之器用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使有明體達用之君子出而挽世道正人心一歸於淳龐敦厚之風而成慈良樸茂之俗則猶是茲山茲水一轉移間體用具舉又何有古今靈頑之別哉顧予非其儔也姑述斯說以俟後之君子論質焉客曰誠哉是言也世有感於術家謬妄之談泥形體而罔知有通德類情之大理者是可起而悟矣

登仰文樓記

國朝巡海道李 鉉三韓人

抱卓越之志者必有高雅之風空明眼界活潑心胸別具超塵出衆之才駕人頭地而上不與卑居下處者同一致也太守念庭之建樓意不在茲乎樓之規模宏敞雄壓清漳翬飛象表直欲摘星於霄漢聽月於簷楹赫赫巍巍若閩南之偉望甲午春鳩工適成譙余於危梯脩檻之上是窓皆拓面面玲瓏目縱神逸變遷景物而指顧遙及夫百粵襟帶俛瞰乎汀延繚排闥之山光接滌洞之海氣四時之風雲月露盡入文章一郡之島嶼巒巒悉資嘯咏眺覽無窮應接不暇殆不知何額可以題斯樓顧問太守太守曰私心所慕文翁之雅化也擬仰文二字而待懸余曰善夫樓之流傳今古求以政治名者蓋不多見也斯樓營於

府堂之後亦屬臨政親民之地向以堂高九仞堪輿之說  
惑於獨聳孤峯今見其檐牙高啄梁棟並峙者但以仰文  
名是足破漳俗之陋習已足見太守之卓越也太守登樓  
間閭在目凡黎庶之疾苦隱微畢呈坐照山谿阨險慎剔  
匪而妨奸他如春烟朝破于東作黃雲秋割於西成畝  
之高下肥瘠農工之耕耨勤惰無不洞見於訟息刑清之  
候於此閱卷披文甯有久稽之塵牘乎使十邑觀瞻吏民  
懷望愛敬而成俗矣其明經脩行之士不尤屬化之易洽  
者哉至若曠懷山水揮灑吟情此又敷治之暇思耳因記  
以文贈以懸鏡清漳四字大于斗余雖筆愧如椽其表太  
守之樓卽以表太守之雅化也後之登斯樓者亦將不遺  
于斯文

新脩虎渡橋記

國朝 蔡世遠 郡人

距城東四十里至江東有橋曰虎渡是閩廣之通衢而漳  
南之第一形勝也狂濤淼漢激湍射石或曰橋在寅方故  
名虎渡或曰始爲橋時壘石不就有虎負子渡江屢息中  
流因其跡置址焉橋遂成始造者誰宋嘉定郡守莊公夏  
也易木以石者誰嘉熙元年郡守李公韶也橋長三千尺  
址高百尺醮水一十五道石廣厚皆六尺有奇人明以來  
或圯或脩工省力輕越我

朝甲寅之變鄭經以海上餘氛蹂躪漳泉間斷橋以距我  
師行人由小舟渡值波翻浪起進寸退尺心悸身歎蓋數  
十年於此矣靖海侯施公琅嘗脩之工未成而廢歲戊子  
陸路提督藍公理不惜重貲以興斯役越二年而未就郡  
守栢鄉魏公慨然曰是吾責也命經歷王君不謨驛丞李  
君世義董其事始於康熙壬辰七月以癸巳四月訖工五  
月八日大水橋第五道又折公捐脩經理如初先後用金  
錢八百八十四緡漳人念公之德勒石道左屬余爲文以  
記之余惟今之爲官者其鄙陋齷齪置民生利害休戚於  
不顧者斯無論矣間有稍稍近名恥以閩汶自終其官大

都有所興建派及民間索之屬員募之紳士旣乃勒之於  
石筆之於書曰某年某月某公之所建置也嗚呼事雖克  
就而其擾擾也多矣公爲栢鄉相國季公子負其家學以  
爲政於茲嘗陋俗吏一切苟且脩飾因循補苴之治以古  
廉能自命凡遇一事坐言起行不憚於始不懈於終故斯  
橋之役獨毅然身任其成方其始造漳人若不聞知及其  
旣竣往來利賴遠邇咸歌嗚呼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  
公之任事成事如此亦偉矣且夫江東固吾漳之形勝也  
天柱在其北鶴鳴岐山峙其西南望雲巖徽國文公之解  
經處也鄴山在其東石齋黃先生之所講學也蒼然數椽

隱隱江干北溪先生之故宅也古碣荒碑橫豎道左布衣先生之里門也睹山川之名勝緬昔賢之遺跡思賢太守之烈其與江流比長乎表章先哲興起後學紫陽遺風於今未墜撫斯橋也又甯第興濟物之思動覽勝之懷已哉公諱荔彤號念庭直隸栢鄉人

重建郡城育嬰堂碑記

以下  
新增

國朝  
海道

楊景素

甘泉  
人

漳俗多溺女者余心爲惻然謂此非涖民者責耶爰集郡縣諸長謀所爲收恤計乃建育嬰堂如京師吳會諸地例官出俸錢倡始歲率爲常海澄公復以其田一十八石有奇歲徵穀四百一十石零佐之紳士捐助者若干人始饒

於用堂之建也因海澄公廣廈一區在治東隅葺而新之背陰向陽入大門東行百餘步作小室三間向北爲二間置東西房供役者在焉中作正堂復置兩房職事者在焉後堂三間亦如之續以廂房其後橫列小屋五間其東縱排九間皆育嬰之乳婦在焉北空其地縱五丈橫十餘丈爲嬰兒游戲之所內外嚴肅收養有方旣已刊立事宜一冊著爲成規湖厥初以義倡始聞風者捐資成而落之職事者吳元輝郭元薰等二十四人行之期年漸有成效皆與余同一苦心者也夫觀察斯土而民猶忍於戕其所生誰之責耶旣又幸同心諸君子與成茲事思欲樹之貞石

布厥徽聲以垂永久周登官階姓氏並資費若干數俾覽

者知所從來

按堂址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水災道光二十九年郡守王廣業改建於北隅總鎮後街萬壽宮左同治五年巡道夏猷綸郡守劉惠人并遷碑立今所

新建文昌廟碑記

本郡守特通阿

文昌之祀由來舊矣顧或建之郡邑學中或奉於浮屠老子之室制度不明禮秩無考今

皇上到治右文禮祀精格

特命天下崇祀文昌其牲幣禮儀隆於嶽瀆羣祀禮也間攷史記天官書魁戴筐六星曰上將曰次將曰貴相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是為文昌宿也而後世謂文昌星君

十七世為士大夫姓張氏生於西晉越嶲跨白驢而仙實司文章之籍夫文昌上為列宿周禮司中司命之祀自古而然顧古者祀神必有配享如祀五天帝則又立五人帝而世所傳星君蓋其生也文武忠孝同維嶽之降神其歿也精爽上升如傳說之騎箕尾故以類天神而作配歟降鑒所憑眾志胥肅宜世之人虔祀不違也余奉

命來守是邦凡在政體所關無敢廢墜顧考春秋享祀而文昌尊神未有特廟權宜設主將事弗虔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爰進都人士而謀之眾僉曰善于是鳩工庀材之費余為倡始繼以分任募捐不數月而捐者若鶩遂擇

吉壤於郡城西北隅而營之前后爲殿者二旁爲更衣之所門庭宏敞棟宇穹隆雕楹石碣黝聖靚深期年而廟成計捐白金一萬五百兩有奇共糜九千四百二十兩尚餘一千八十兩撥置四隅義塾租業都人士因工之旣竣也請記於余余思文昌之顯晦關乎文運之興衰文昌者文事是司所以興文明而佐雅化也漢志云越俗好勇其人喜用劍則剛武者昔習然而閩自有宋以來道學日興地稱鄒魯聲明文物之盛漳郡尤雄則固大變舊風矣因其俗而利導之不獨政體爲然其所以成一方之美治者道尤莫急於此也今

文昌之廟旣成吾知漳之人必且化醇蒸備文教奮興其君子敦詩書而服道誼其小人變椎魯而儕秀良上以副聖世崇文之治下以成一風會之隆誠盛矣都人士樂余之倡始爲大有造於漳余尤喜都人士之好義與余相與以有成也爰卽剏建之始末而書之復將諸董事及捐金姓名別誌於石以爲後者勸焉

重脩郡城隍廟碑記

姚瑩

桐城人

城隍者守土之神古八蜡水庸是也詩曰崇庸言言崇庸仡仡庸卽城也易曰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告命者何將出征而有祀以告神也然則城隍之祀自三代以來

久矣唐宋後祀神禮衆傳記所載往往以人爲之經生謂其誣誕而莫信焉夫稷之神爲周先后郊禘之神爲周先妣獨非六經之文乎月令五帝五神太皞勾芒者皆古帝王人官甚章章也世儒莫能通幽明之故究死生之說妄謂人死則盡舉凡鬼神之事悉以爲誣又或疑別有其義曲說迂固一何足道獨悲夫上帝先王治世設教之大用深心汨沒於世俗談經之士爲可歎也

國家功令天下府州縣咸祀城隍立之廟以安其神錫之王侯伯以崇其爵而世傳京師都城隍爲楊忠愍廣東都城隍爲劉忠宣其他府縣時亦稱爲某人大抵有功德於民者生盡其義歿享其報理則然矣然受其爵者共其職守其土者祐其民

聖天子以方伯守令治天下都邑之人卽城隍治天下都邑之鬼輔相地宜陰翊王度故蒞斯土者神與吏其責均焉政事之不舉教化之不行倫理失序盜賊不靖若此者吏失其職天子則黜陟之鬼魅之爲厲風雨之不時有善弗彰有惡弗瘳若此者神失其職上帝豈無權衡哉且吏有賢否神則無不聰明正直治鬼矣而則以治人亦以察吏是神之職有重於吏者焉可不敬此廟貌之脩所當亟也漳州府城隍廟在學宮之東歲久頽敗嘉慶二十四年



郡守方君慨然倡邦人士捐萬有千金大工克舉在籍兵部職方員外鄭啟祥等實董其役道光七年君以觀察再至尚有未竣復倡邦人士捐數百金畢之然後垣楹榭棟丹碧煥然有司春秋將事有以致虔而萬民觀者罔不肅然臨之在上非僻邪慝之心於焉以戢其再期年秋八月漳州方旱君以守令禱焉禮甫行而雨大至邦人咸謂神之靈果昭昭也工成未有立石屬瑩為文乃推原城隍之所為神者俾邦人觀焉信乎其不誣也如此方君名傳樾桐城人所至能樹其績蓋神之相君久矣

重建漳州府署治事前堂碑記

本郡守

童宗顏

道光十二年二月宗顏由御史承

六上皇帝命出守漳州漳為瀕海輿區地方千里自唐垂拱初王鈴陳將軍啟土經營四世皆有賢聲肇興文物嗣州治從李澳川徙建龍溪即今地以刺史蒞之至宋紫陽夫子守郡禮教聿脩風俗丕變明代中葉新建伯王文成公平嶺南寇盜更置控制之宜

國朝重熙累洽

治化覃敷百數十年休養生息之深醇美罕儼近歲稍流頑梗勇於私鬥類皆含哺鼓腹驕氣僨盈持滿失道勢使然爾宗顏下車伊始輒見治事堂墮夷為曠土業有歷年愒

然私念是安得出布科條與民相見闢耳目而敷心營修復蓋不可稍緩也維時權守許君少鄂業經規畫有緒適值更代以去宗顏爰進屢吏紳衿而謀之咸鼓舞樂成其事經始於癸巳十月越甲午季冬工竣聚而觀者嘖嘖然懷草舊從新焉夫民戴高履厚疇不願安居樂業優游覆載之中顧乃爭趨於關木索受箠楚甚至負嶠求生釀成大愆或未始非上下情通猶有弗至也堂既成宗顏出坐而思之列民而進之問其疾苦導以養恬期無負

聖天子委任諄諄至意其能有裨毫末與否惟日勉之不敢知矣是爲記

漳郡署治事前堂舊制宏敞甲他處極距地崇七丈有二尺爲重屋下崇五丈有八尺複屋丈有四尺合前榮袤八丈八尺有二寸廣十丈三尺有四寸承樑之柱三十有六是役也規度一如其舊而垣之磚者易砌以石堂左右障以疏屏爲僚案出入聚會之所其制愈備計糜白金二萬有奇捐輸不足佐以罰鍰一切鳩工庀材唯職員林君蘅實司其事落成之日漳人士僉謂費儉而工固則林君之勞不可沒也於例得書并誌其丈尺之數如右俾後之人有所省覽焉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嘉平月穀旦郡守童宗顏

又記

新建漳州府豐裕倉碑記

本郡守 童宗顏 新津人

大守牧民之官也牧民莫先於養民養民莫先於積貯此  
 凡守土者當務之急而在今日之漳則尤急漳處山海之  
 交固閩南之雄郡也然地勢瘠鹵可耕者少民居稠密逐  
 末者多年穀所登祇供半歲向嘗仰食於臺陽以今日言  
 之則殊有難恃蓋重洋之風颿無定近時之口岸日開轉  
 輸既難刻期商販且分他處此豈可常繼乎以有限難繼  
 之穀供日增日廣之民此所以糧食日見其不足價值日  
 見其愈增倘不幸稍遇旱乾水溢卽不免有嗷鴻四野之  
 憂治漳之尤急者孰大於是不可不有以籌之也予以菲

材恭膺

簡命來守是邦甫下車見官無倉廩民寡蓋藏竊憂無以裕民食而備荒歉也思欲損益古人之法而酌取其中莫如勑義倉廣積貯之爲善也夫盈虛爲天行常數豫備乃邦本所先故周禮賑窮恤貧之政已行於平時而又有邦都鄉里之委積以待艱阨凶荒凡所以劑盈虛之平而先豫備之道爾三代而後常平社倉之法積久大弊徒有空名其變通而行救荒之政者則富文忠公之於青州趙清獻公之於越州其法甚詳而皆勸富民出粟之令蓋分災卹患鄰里鄉黨之所必不可已者是亦本周禮使之相調

相救之遺意也此惟先事以籌之米穀未貴倉儲已備百姓未飢積蓄已廣乃能價貴而有以平之民飢而有以飽之然則斯地義倉之設又烏容緩哉曩者臺匪不靖曾以漳郡情形陳之大府繼而奉有各郡建立義倉之檄予喜得如所請遂先捐廉俸以倡弁延紳士分任勸捐擇郡署西徧之廢獄舊地建置倉房設廩舍十有四以爲積穀之所費不足則做古人議獄罰鍰之意擇富民之有過當罰者使之出粟充公以益倉儲計前後集合錢一萬餘緡糴穀萬石有奇今而後儲蓄足用歛散有權庶乎有備無患矣然而創之不易約畧言之蓋有數難焉初行之時凡民

漳水不流  
卷之四十五  
九三

之情難與慮始欲民之樂輸而無抑勒騷擾之患一難也將行廣糴之際漳郡穀少則須多方聚集非得郡人之公平廉幹者司之則穀未必嘉徒貽蠹蝕之害二難也既成之後責之官則吏緣爲奸付之民則散而無紀非紛擾侵漁卽無以善後三難也予於此不敢有畏難之心與有欲速之見殫心竭力經三年而後成復延訪紳士設立章程使都人士司其事官民互相稽察無非欲有益於民而務爲經久可行之計也倉旣落成名之曰豐裕而文以記之後之守斯土者擴而充之推而行之則可以體朝廷軫念民艱者更有不言之美利矣予之不敏而爲之

亦一日爲民牧則盡一日牧民之心云爾

漳海表微錄序

本郡守

周立瀛

洪維我

國家重熙累洽

列聖相承不冒遍於蒼生疇覆周乎庶類四海之內靡不釐然各得其所而又德道禮齊仁摩義漸旌表閭里以樹厥風聲揚微闡幽以光其潛德故雖遐陬僻壤之區裙布釵荆之侶亦皆深明大義克守綱常茶蓼自甘冰霜共潔其堅貞可以貫金石其艱苦可以泣鬼神固天地正氣之所鍾實

神聖涵濡之所致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信有由然矣余舊官儀曹職司

旌典每於年終彙題其應得

旌表者歲不下千數百人歷考詩書之所流傳史冊之所紀載未有盛於我

朝者於戲何風之隆歟今

上御極之十載頒行

恩詔於孝順節義特列專條令各管官細加諮訪誠不忍匹夫匹婦之懿範芳型聽其埋沒於蔓草荒煙之下

恩至渥也有地方之責者宜何如奉揚

休命博採輿論以仰副

聖天子重倫紀敦風化之至意夫宣上德而達下情者良有司之職也相助爲理使側陋不遺者卿大夫賢士之任也若漳之人士庶乎其可風矣漳州爲閩南大郡紫陽之德教未湮至今婦女出必掩面所持竹杖謂之文公拐蓋彬彬然猶見先賢之遺風焉良由閩訓素嫻所以勇於赴義往往大節所關甘死如飴歷百折而不能以移其志其夫死身殉者殆未易屈指數雖然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亦唯其義而已使其持上有侍養之老親下有未成之孤幼則義不可以死自不得不權其重輕勉留其身以

承先而啟後倘必毅然不顧以死則識者反得議其用情之過激然而身雖未亡心已早死數十年銜哀茹痛亮節清風其難更有倍於一死者又況乎以十年未字之貞矢畢生靡他之志亦惡在以死不死論哉要之貞節烈二者其志合其道同其義一固不容以軒輊於其間而皆爲聖世褒榮之所心及道光丁未歲漳之十六夫見朝議有總坊之建江蘇有彙報之文爰糾合同義捐資設局誓諸神明分路採訪計漳屬七邑其得節孝貞烈婦女凡一千一百六十口又孝子四口彙冊呈報蒙

恩旌獎行知到漳適余出守是郡蓋前後十二年矣其間

遲延之故有林孝廉廣邁識語可徵無煩覲縷第總坊所紀僅詳大數而遺躅芳徽勢難備載尙非所以垂永久播府嘉也迺泐之貞珉以揚其芬復壽之棗梨以綿其蹟則法良而意美制備而慮周矣書成請序於余余爲之尋其顛末攷其記述而肅然有以見

聖朝化育之原漳郡風俗之美邦人士之見義勇爲相與協力同心以成此盛舉上暢

皇仁下達幽隱其有裨於人心世道豈淺鮮哉是皆不容不書而不可以謗陋辭者也於是乎書

漳州府試院外棚記

本郡守 沈定均

古者選士澤宮觀德於射射武事也而容節必比於禮樂  
故孔子曰其爭也君子今文武分途升秀校藝顧乃沿喧  
應之習尠揖讓之度不亦褻章縫謂子衿乎雖然方諸生  
具衣冠集門外局鑰未啟鵠立引望俄頃唱各少遼緩則  
後者代進而當諾不諾爲慢由是皇皇汲汲爭先越次間  
值風雨肩摩趾錯唯隕越是懼凡此况瘁守是土者昔躬  
嘗之矣今設坐棚一區寬廣可數十武中支橫石容憩息  
俾駐足于是者檢攝冠裳涵養神思得以盡一曰文字之  
長而應

國家書升論秀之盛典度傳唱將及則趨而進無懷安之義  
也或叙次尙遠則屏而待無欲速之義也夫推無懷安無  
欲速之義循序漸進造次不失其宜雖古聖賢立身行己  
之大不越乎此其于禮樂將不惟容節之比而已諸生勉  
乎哉

重濬漳州府城濠溝碑記

本郡守

沈定均

環城之水古曰池曰塹今曰濠溝濠本水名據村詩石壕  
城壕字當从土然濠壕皆不見說文旣以爲城下水壕可  
以水爲濠猶塹可加水爲塹也溝則田間水道其屬之城  
自戴記稱城郭溝池始至于水不必盡溝溝亦不必盡濠  
今就漳郡之形勢論地瀕山海無江湖支流貫闡閣而通



往來所取于水者盪濯汲飲外流穢惡爲亟以水繫溝遂以溝繫濠云爾東濠西溝宋設二閘歷元明無大變更我朝乾隆七年嘉慶九年嘗一再疏濬豐碑具存厥有成績同治甲子粵逆之變市廛灰燼濠之集汙視乾隆水患尤甚潢潦泛則沮洳炎鼓蒸則蕩鬱邦人患之甲戌冬余攝郡篆越歲舉善後事閒進紳耆詢斯濠本末因及重濬衆論翕然旋鳩貲陸千玖百貳拾兩有奇請余揆工旣達

大府報可遂屬郡人吳舍人聯薰吳舍人廷颺施孝廉開昌魏都閻有璋等合董其事經始于乙亥秋九月迄工于戊寅夏四月凡縱橫濬濠壹千肆百餘丈隄岸之圯者修窾者補水道之紆者徑絕者通嘗登芝山規睥睨以周矚洋洋類沼道流學海其餘脈絡疏分涓滴輸瀉雖無成淵之池引通川跨巨梁容與乎舫楫極一方賓旅利涉之盛而淤滯畢宣迤演澄澈明重隄之患發人物之秀期與吾民涵泳

聖涯滌瑕蕩穢而鏡至清矣雖然公家之事俄舉俄廢城市之溝非若田間之溝人各私其產也繼自今禁摧燒之淪入嚴界道之侵占惟在有司者勤其省察庶無墜壞載稽往籍單子如陳規及陂澤漢唐循吏無廢舊防是以前郡守金公前觀察使景公濬濠紀事之文終以有舉勿替諄

諄垂誠余不敏藉邦人好義踵成斯舉所屬望于後之君子者固無以易前說也

餘園記

丁丑春三月

本郡守 沈定均

仰文樓外有餘地焉蒔花木於其中顏之曰餘園予自維德薄才淺蒞茲土逾兩載矣農未有餘粟女未有餘布顧斤斤焉營數武之地為退食餘閒計毋乃為古人所竊笑乎雖然予將息偃於是思古人拔園之葵而痊鹿於園者益以勵吾節未為不可也且推樹木之意以樹人植其幹而培其根藝資華而擷其秀俾都人士修其孝弟忠信更以餘力學為文章蒸蒸然民俗為之一變將徽國之流風善政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則此餘園不猶是仰文之意哉爰書數語以記之

重建漳州府解碑記

本郡守 沈定均

漳郡治事之堂高十尋宏峻無二其郡守事建修者舊志載宋方銓以下而父老傳聞藉藉稱朱子彤家者因實以弭訟鬪兆人文之說遭癸丑會匪之變棟宇灰燼中更粵逆逾二十年前守貴筑楊君始因郡紳鳩資重建之請具牘聞 大府未舉事而楊君歿余以甲戌冬守是邦其明年春眾理前議余顧念物力之艱民氣之未復也然公廨久墟不得廢所當舉爰總厥成而分簡其職司者漳故多山

少水適海客汎巨材至中棟梁衆益謹動趨事輸緡屬集  
伐礮雷殷起乙亥四月落成於丁丑四月費白金三萬三  
千兩有奇惟郡人吳舍人聯薰吳舍人廷颺施孝廉開昌  
魏都闔有璋實始終其事堂皇肇建規制符昔其上鴟吻  
高八尺許平地矚之如几案間物餘若庭廡廊舍壹是具  
舉邦人告余向賢堂額朱子昔所以題聽事也後有樓曰  
仰文又昔之人所宗仰朱子以矜式來者也皆亟復其舊  
時值郡試余首進七邑之士覆校藝文并僉榜應文武試  
者姓名於此期得楨幹干城之選振興學校以化其俗之  
樸陋與險健者奉朱子之教而不恃形家者之言因歎漳

人於朱子其戴德被澤至深也一營建不足爲大賢重而  
斯役之舉矜言遺構而爭復之遂以愛嶽國者施及今守  
今去南宋七百歲矣川原民物度無甚異於古顧余臨先  
賢之舊治善政善教萬不逮一所爲蚤作夜思若寤且歎  
而不敢以薄德少力慙焉中阻者竊在於此或以率作勸  
相之事頌余則泚然汗出固當推本楊君抑由邦人急公  
與百執事之勤勞爾

重建漳州府節孝祠碑記

本郡守 沈定均

昔太史公傳伯夷幸其與顏淵同稱於孔子閒及務光許  
由而終致慨於閭巷之士是豈獨爲伯夷傳哉舉伯夷顏

淵以例務光許由例閭巷之士躬爲伯夷顏淵務光許由  
之行者也漳之人物至唐始盛列女亦寔登紀載迨宋爲  
朱子過化之地至今門閭之屏蔽閨禕之褻襲俗猶道文  
公不衰其平日守禮故遭變多貞女節烈之婦舊志載千  
六百餘人近余修志爲續求之布政使署檔冊猶不備又  
攷通志參以郡紳林廣邁漳海表微錄自乾隆丙申迄同  
治甲子得七千五百餘人合之舊志都九千一百餘人嗚  
呼盛已雖然此九千一百餘人者幸存姓氏於簡牘外此  
泯沒何限婦之於夫猶臣之於君也不幸而失所天柏舟  
之誓亦希蹤采薇矣或倉卒貼危禦強暴而殉寇亂彼其  
心要歸從一非爲名然卽身死名泯吾見其負志堅操亙  
貫古今與此九千一百餘人同軒軒於嚴霜烈日衝颶震  
霆曾冰積霰間也九千一百餘人多乎故猶史公傳伯夷  
例耳舊祠燬於粵逆之變余茲重建設總主以祀之其事  
蹟詳具郡志庶祠志相輔垂不朽云

漳州府志卷之四十五終

濱州府志卷之三  
 三  
 濱州府志卷之三  
 三

